

說小會社

銷

金

庫

丹翁書



社會小說
海上銷金窟
集五

第六回 強暴自取痛甚切膚 污穢難堪臭遭沒頂

話說壽官僱了航船。運載錫塊。經過港口的關卡。柳鰈鰈正和金德馨站着閑談。那扞子手無意中露了句船身裝載的分量。和輪身吃水。有些不稱。頓時把鰈鰈提醒。就叫關卡上的差役。檢了一塊上岸。拿在手中。覺得分量甚輕。心中暗暗納罕。就疑心這錫塊中不要藏着夾帶。却見這種錫塊。裝滿一船。倒也有些不敢決定。細細的全神灌注。把錫塊正面側面反頂頭面。翻來覆去的瞧個不已。奇巧不巧的便瞧出破綻來。原來鰈鰈歷年的偵查煙土。和各處禁烟機關。破獲許多私運的案子。真是千奇百怪。層出不窮。這滿船錫塊。在雲南鎔化合而爲一的時候。自然鎔化得天衣無縫。一些瞧不出一底一面。兩塊合成一

塊的形迹。爭奈由雲南運到上海。上船落船。有時又須堆存棧房。正不知遭了幾許的捱碰。況且到了上海之後。再用塌車。一車一車的運到徐家滙。這次復從徐家滙運到南市船上。一路車身激動。雖然當日鎔化得異常牢固。到了今日。那千百塊中。少不得也有十塊八塊。有些走筭。那一底一面。合而爲一接縫的所在。就微微露出些形迹來。偏偏鱗鱗拿在手中的一塊。更加有些癟了進去。好像知道。劈錫塊法兒一般。叫關卡上差役。也取了把劈硬柴的柴刀。用力向錫塊上劈了一下。劈成兩塊。見裏面塞滿煙土。此時看的人幾乎嘩然鼓噪起來。金德馨在傍也伸着舌頭縮不進去。鱗鱗接連命差役取上三塊。劈開俱是一樣。在無意中破獲了這許多私土。倒覺不敢懈怠。那關卡上有個委員。也就子細着幫同追究。船主人聲稱祇曉得承裝的是錫塊。押裝錫塊的東家。另外僱有一只賬船。已經開往前面。那委員知道是本身上責任。也不用鱗鱗分

付。就派了隻小舢板追趕前去。鱗鱗知道這件事須細細查究。就對德馨說道。承你垂詢我的事情。既然要捏到了差使。再付款子。諒來不至落空。此刻我出了這意外的案子。不能再陪你了。德馨只得拱手作別。下落來時的小擺渡船。解纜開行。一個人在船中兀是想這一船的錫塊。怎樣一齊把土藏入。真是異想天開。偏偏天發其奸。竟遭破獲。這藏土的主人。追上去。若被拿獲。不知人是甚等樣人。更不曉得把他辦個怎樣罪名。一個人胡思亂想。那六十里浦江。順風順水。不滿兩三個鐘點。早已傍岸。匆匆直到梅白格路。新與阿娥借的屋內。這是瞞着羅震武的。阿娥見德馨回來。接着問道。那姓柳的。可曾會面。德馨道。碰得很巧。會過面了。他的意思。勸我有幾個錢。還是住在上海享福。我就告訴他。這人是總統府的諮議官。好在雖是和我運動差使。必須接到了事。再付款子。他始說這樣辦法很妥。不妨試他一試。不過這人的姓名。他却並不知道。阿

娥道。我也是這樣想。必要接到差使。然後把款子給他。一定不會落空。況且他做桃灼。一個月尙不到。已用掉了一二千塊洋錢。依着這樣的手面。知道他可靠得住。今晚我到生意上去。便須和他談妥。但我北京沒有去過。可和你一同前去逛一次兒。又可避掉姓羅的耳目。你說可好。德馨連連道是。後把船上查獲錫塊內私藏煙土的事。對阿娥講一遍。兩個人議論一番。到了晚上。就一同到迎春坊。那自稱總統府的諮議官。却每每傍晚須到桃灼院子內盤桓一下。此刻正叫了幾樣菜。由桃灼陪着對酌。看見德馨到來。添了兩副杯箸。德馨和阿娥也面對面的坐了下來。三杯之後。又漸漸講到北京去謀幹差使的事。德馨對着那諮議官道。兄台所講的數目。我籌措了兩天。總算如數籌足。不知何日回北。兄弟想附驥隨行。可使得麼。諮議官道。我是專爲老頭兒收些古玩來的。可以說走就走。德馨道。這麼樣罷。明晚這裏備一席酒。彼此暢叙一番。後天

晚上。一同動身可好。諮議官道。很好很好。又對阿娥望了一望道。你和金德翁。是一天離不開的。今回想怎樣呢。德馨代答道。因爲他沒有到過北京。想帶他。一同前去。諮議官聽了。略畧呆了一呆。也就不再多講。晚飯散後。閒坐一會。各自分散。德馨和阿娥回到梅白格路。據那諮議官自己說。恐怕地方上的官長。知道他到了上海。酬應紛繁。所以一個人帶了個當差的。住在一家日本友人家。宅內。德馨面前。也是如此的講。其實他那裏住在日本人家。從迎春坊出來之後。見德馨和阿娥走遠。雇了一輛街車。直到寶山路羅震武家裏。震武自從醫院中出來。德馨和阿娥的事。早已胸中雪亮。越是這一種人。越有決斷。當下叫了幾個同黨中人。裝作當着差的樣兒。把阿娥幾隻衣箱。及一切雜用物件。一籠腦兒送到迎春坊。阿娥生意上。表明已經恩斷義絕。那阿娥見震武所幹的事。近來大倒其霉。以致着着失敗。如今既結識了德馨。鴛兒愛鈔。姐兒愛俏。阿

娥一個人。兼了搗兒姐兒。那德馨。又有鈔。至於他的貌。比較羅震武。連腮鬚子。自然俏些。故而心滿意足。却深恐震武不肯甘休。心中未免懷着鬼胎。此刻見震武派了人。把自己的箱子雜物。一併送來。樂得照單全收。心中也安了許多。但是震武生平。只許自己作弄人家。如今却平空的被阿娥把自己作弄到這樣地步。豈有甘休的道理。俗言冤有頭債有主。就先從金德馨身上着想。忽然想着兄弟少溥。從前在上海的時候。德馨一時官興狂熱。拿了四五千塊錢。拿到京裏托他去運動。後來少溥一死。他的事兒也落了空。往後和他常在一起。聽他口口聲聲仍想做官。這條心尙沒有死。並且又喜歡裝足官場中人的幌子。我何不從這條路上着手。當下定了主意。就在同黨中物色人才。何步雷犯了蘇宜春案子。早已遠避。幸虧他收了個高足楊國裕。這楊國裕的歷史。看官在我書中。想必尙還記得出來。他在本城合股開了個珠寶舖。看上了凌

新寶就着了何步雷和長脚老二的兩個道兒。不到一年。狂嫖濫賭。連股東名下的資本。一齊化去。就此把店收歇。幾個股東把國裕在地方廳告了一狀。在獄中押了兩年。等到釋放出外。纔知是着了步雷等幾個人的騙局。但這是自己甘心上當。甘心拿銀錢送與他門。又沒有什麼證據可尋。出獄後一個人在上海立腳不住。却親自去找步雷。把從前所吃的虧。絕口不提。祇求他收在門下。一宿三餐。有個着落。並且立誓願圖後效。步雷想不到國裕有這要挾入夥的計畫。倒覺難以拒絕。祇得約略講授些黨中的規矩。又因從前在他身上。着實攪了不少的錢。不便當作門徒。領他去拜了自己的頭兒。作爲兄弟。大凡一個人愛嫖愛賭。都是聰明人做的。國裕一入了夥。果然精明幹鍊。很能辦事。漸漸的就和羅震武等融成一氣。等到震武這次要算計德馨。一來洩着自己胸中的惡氣。二來攪他個一萬八千。庶幾慢慢在上海恢復從前勢力。因何步雷

已走。故就授意國裕。國裕已經嘴上留了八字短鬚。帶了副又黑又大的玳瑁邊眼鏡。充作官場中人。倒也很像。就着手在一家菜館裏叫了桃灼的局。隔了一夜。在桃灼房中吃了一檯酒。折了兩場和。都是現錢。却沒有第二個客。阿娥和桃灼問他爲甚不請朋友。問了幾次。纔說出自己是大總統府裏的諮議官。到上海來。有極緊要的事兒。訪查。更要辦些骨董古玩。這辦古玩的事。外面天然可以讓他們知道。訪查緊要事兒。却須一律瞞着。你們萬萬不可聲張出去。阿娥桃灼等聽了。就把國裕完全當作真話。國裕却自此以後。每隔一天。必到桃灼院內晚飯。每隔三四天。必定咨照桃灼備一席酒。坐起席來。就是阿娥桃灼小金黛玉和房間裏幾個體面的做手。圍上來團圍一桌。却一樣十塊洋一席酒的代價之外。另外犒賞十塊錢的下脚。有時幾個人打一桌牌玩意。就給一場和錢。阿娥遇到這種客人。自然以爲是天子第一號裏揀出來的。回到梅

白格路的時候。免不得時常談及國裕的手面闊綽。那金德馨自從發了官迷之後。正在念念不忘做官。聽阿娥說國裕是總統府的諮議官。這次到滬。銜有使命。頓時遂把做官的希望。忽又勾動起來。就逼着阿娥。想和國裕併房間的法兒。阿娥雖然答應。却苦沒有機會。又過下好幾天。國裕却故意盤問阿娥做的客人中間。可有熟悉辦古董字畫的人。阿娥知道金德馨是外行。但恐錯了這個機緣。一時難以和國裕會面。當時就竭力舉薦着他。說有個姓金的。很是內行。乃是做小金黛玉的客人。等他來時。可以併了房間。與他談談。到了第二天晚上。德馨就裝着打茶圍的樣兒。特地前去。誰知一連三日。等了個空。直到第四晚。剛纔會面。國裕明明是欲擒故縱的法兒。却漫天撒謊。說是南京督軍衙門裏去了一次。這一晚。德馨見了國裕。一個是餌魚上鉤。自然竭力的籠絡。一個要依傍門戶。自然竭力的奉承。彼此便成就了莫逆的知己。國裕拿出了

三千兩一張。銀行即期支單。也不問德馨內行外行。托着代辦些書畫玩器。攪得德馨反沒有頭緒。祇得另外托了個相識的骨董掮客。奔忙了幾天。果然收到不少。也有一二百塊錢一件的。也有幾十塊錢一件的。國裕非常感激。收藏回去。預備將來仍好變賣。至多蝕掉幾百塊錢。那裏還去顧及。德馨到了這個時候。認做國裕千真萬確是總統府派來的頭等諮議官。巴結到個五體投地。有時畧略露想要運動門路在政界中謀個位置。國裕一口拒絕。說近來政潮險惡。像你這樣的人。最好住在上海。享些清福。我們深悔當時投身宦海。此時不能擺脫。將來不知怎樣結局。又胡言亂語的。痛論一番時局。幾乎講得聲淚俱下。德馨見當時插不上口。也就默然。及至過了幾天。國裕又在桃灼房中。備了席酒。說在上海勾當已完。兩三日內就要收拾動身。德馨此時。忍無可忍。祇得實說出來。重托國裕設法汲引。國裕仍勸他不必自尋煩惱。末後。却說東三

省有個海關監督的缺。很有進款。並且不會幹事的人。也好去幹。在平日我們兩個。既已成了知己。祇銷竭力保舉一下。保管可以手到擒來。無奈此刻政府裏窮得羅掘已盡。空人情講不下來。照着這一個缺的運動費。須得四五萬塊洋錢。我們自己人去走動。至少也得要二三萬。幹不幹就在你自己。德馨知道海關監督。果然是個美缺。運動費又祇須二三萬塊。算來甚是便宜。就要求着一同進京。國裕知道這款子不肯落手。連說很好很好。併願代爲運動成熟。等拿到了海關監督的文憑。再付款子。德馨見這樣的破格相待。非但一些不再懷疑。並且感謝到十二分。約定大家再擔擱兩天。收拾行李。一塊動身。當晚就和阿娥講明。阿娥聽說運動費。須要兩三萬塊洋錢。覺得數目太大。又因和震武相處已久。許多奇奇怪怪的騙局。都曾見過。故要德馨再三仔細。德馨被他心中講得有些活動起來。想到朋友中最有見識的。第一是范雲飛。此刻已回

安慶除了他。就想到鱧鱧身上。鱧鱧見德馨說須要得到差使。再付款子。想來不至有甚亂子。况且和德馨不過有一二面的交情。那裏肯代他細細猜度。是騙局不是騙局。楊國裕却見大功已成。只碍着阿娥隨着動身。多了一個人的耳目。但又沒法阻止。就將這番舉動。一一去告訴着羅震武。末後仍舊講着阿娥同去的事。震武笑道。你又不是呆鳥。多一個阿娥。怕他則甚。後天晚上動身。半路上就可以放膽幹你的事了。國裕道。我想到了北京幹罷。震武道。祇要那一處可以下手。自然見機行事。不過火車上脫身便些。國裕道。好在明天還有一天。看他還有什麼事情商議。再行佈置。當晚國裕就在震武處住了一晚。第二天德馨須要籌集款子。又要收拾行李。足足忙了一天。祇在桃灼房中。略談了幾句話。約定次日趁滬甯夜車轉津浦車。在火車上聚會。臨時德馨也帶了一個當差的。國裕暗暗納悶。到了南京。過江轉津浦車。這津浦車的頭等臥車。

有兩個人一間。德馨和阿娥儼如夫婦。佔了兩個人一間的。帶的當差。買的是統車票。國裕裝着身分。也帶了個底下人。一主一僕。想找個兩人一間的。奈已被傍的客人佔滿。只得四個人一間內將就。內中先有兩個少年。面貌甚熟。細細一想。一個是唱旦角的小綠草。還有一個不甚相識。大約也是在上海唱戲的。想因合同已滿。一同回到北京。那小綠草却不認識國裕。停了一會。德馨走了過來。小綠草站起身來招呼。因為德馨也是輕歌妙舞社的會員。小綠草初到上海時候。曾到社裏去拜過客。小綠草登臺的第一晚。社裏的人就和他去捧場。德馨也是此中的一份子。所以和他相識。祇緣有清末造。那些王侯子弟。吃着俸沒有事幹。就終日的哼着小東人店主東的幾句調兒。及至改建民國以後。此風漸漸轉移到上海來。這輕歌妙舞社。就是哼戲的傳習所。小綠草是唱旦角的。總脫不了幾分媚態。德馨一見了面。和他談得非常莫逆。國裕

却又加了心事。知道路上定難下手。也就和在中間談笑解悶。從上海起整整兩天一晚。早到了北京。一同借了西方飯店。揀了兩箇聯號的房間。德馨談着北京的風景。幸虧國裕到過兩次。尙還可以敷衍回答。心中不禁異常着急。帶去那一個當差的。本是同夥。就連晚商議。自己裝着胃痛。說是舊病復發。叫當差的次日一早出外探聽放青島的輪船。佈置脫身之計。那德馨帶來的當差也須指使開他。計議已完。到了第二天下午。就在德馨阿娥吃的茶壺中。下了迷藥。這迷藥的製造。有的說是鬧楊花和傍的毒藥製成。有的說是用閩南茉莉花根製的。究竟也無從探悉。不過當時國裕和他們閒話。故意逗留許久。一壺茶喝得已罄。茶房還沒有到來。就叫自己當差的拿着茶壺出去沖水。這迷藥就在這個時候加入。國裕又分付當差的再到自己房內。拿了許多預備的糖果來。一同吃着。做談話的消閒果子。吃了糖果之後。第一就用着潤口的茶。

說也奇怪。這迷藥一入了口。却比不得糖果。不到五六分鐘。德馨阿娥兩個。同時昏迷不省人事。國裕主僕兩個。立時動手。傾筐倒篋的把德馨帶的鈔票。阿娥帶的首飾。一併揣入懷中。又恐兩人甦醒。先把四手四腳縛住。又找棉花塞住了兩個人的口。再回到自己房中。重把拿到的鈔票首飾。妥妥貼貼的分藏在身。纔叫茶房鎖上房門。帶着德馨帶去底下人。一同出西方飯店。卽在懷中取出一封信來。囑付那底下人。套了車子。到總統府去投遞。倘然不收。你遠遠的等着。我們略有些事。幹好就來。你須老等着不要走開。把這底下人指使開了。國裕和那同夥。立刻趕到車站。買票直達天津。轉搭輪船。直到青島暫避。那德馨的底下人。拿着國裕的信。直奔到總統府。好容易投遞上去。却沒有這信封上所開的人名。祇得遵着國裕的話。遠遠站着。守候國裕主僕到來。可憐左等右等。從下午一點鐘起。等到日光西落。連影子都沒有見。也就不能再等。回

到飯店內去。祇見許多人站滿主人的房門口。也有警察在內。原來德馨和阿娥的迷藥已醒。手足被縛。口中又塞着東西。不能叫喊。一時萬分情急。德馨用盡死力。在地上滾了又滾。始把雙手掙開。解去了足上的繩。又去了口中的棉絮。眼見箱子被褥。俱已翻得歷亂。忙向壁上掀動電鈴。再替阿娥解去繩索。心中越是着急。却坐到椅上。後。開不出口。茶房推進門來。還是阿娥能設辦事。喘息略定。和德馨先檢查箱子。知道帶來的鈔票首飾。均已拿去。匆匆忙忙。走至隔壁國裕的房間。却是鎖着。叫茶房開了一看。那裏還有人影。這纔把剛纔身受的。和上海經過的情形。一一講了出來。此時早驚動合飯店的人。都道是着了大騙局。想不到從上海直同到北京。方始動手。那飯店裏的總管。就打了個電話到警察廳。不一時派了四個警察到來。北京雖是都城。像這樣奇奇怪怪的騙案。倒也沒有見過。警察因即盤問底細。德馨帶去的那個當差。其時走了。

回來。就把剛纔國裕叫他送一封信。並牢囑等候的事。講了一遍。那警察就要飯店裏的總管。和德馨親自到警廳報告。德馨沒法。祇得跟到廳內。重把剛纔的事。講了一番。由廳中問了問兩個人的面貌年歲。始垂頭喪氣的回到飯店。因這件事沒有冤枉好訴。故與阿娥哭喪着臉。沒有一句話講。停了一會。阿娥問道。警廳裏可曾說些甚麼。德馨道。廳裏知道騙去的款子很大。已經派人到火車站去偵查。又用電話打至天津。到輪船埠頭上留心察訪。若能在這三天內查獲。再好沒有。倘然過了三天。恐怕一定逃到外省去了。阿娥道。這事我起先也曾防到。但想不到到了這裏。他會用藥把人迷住。幸虧還是迷藥。萬一用的毒藥。必定生生被他毒死。我們兩個幾千里路。送到京城裏來死哩。德馨嘆了口氣道。這些事倒不用再去提他。三天內如果不能拿獲。我們身無半文。怎樣回到上海。阿娥對着自己身上。和手指上。望了一望。含淚答道。傍的首飾。我

也不甚可惜。手上帶的那只鑽戒。乃是趙壽官和從前的黛玉兌的。黛玉嫁給了他。壽官總算也曾和我有過交情。就把這只鑽戒留給了我。據說買的時候。雖然祇有一千三百塊錢。翻頭的光很足。差不多要值二千塊。此刻交情物件。一箍腦兒落空。還攪得兩個人的身上。分文不留。這裏若要等候三天。須得有錢財在手方可。如今却怎樣好呢。正在怨恨時。那飯店裏的總管。走了進來。向德馨安慰道。金先生。今兒的事。我們京城裏也不常見的。要犯偷然沒有逃出京城。警廳裏加緊查緝。就不怕飛上天去。萬一竟被他趕着上一班火車跑掉。那就難了。此刻你只好等着廳裏查緝的信罷。說畢徐徐退了出去。德馨與阿娥二人。依然面對面的望着。怔了許久。德馨有氣無力的道。非但這裏的開銷回去的盤纏沒有。就是已經失掉的錢。要想拿他回來。更是萬想不到的了。我湊齊款子。到北京來的時候。家裏的人都阻止我。此刻若打電報回去。叫他們

匯些款來。還不曉得願意不願意哩。阿娥道。倒連我們倒到底了。你就打個電報到生意上去。叫他們匯一百塊洋錢來罷。德馨聽言之有理。走到帳房裏擬了個電報稿子。托帳房裏人馬上去打。自己靜心耐氣。希望或者警廳裏把楊國裕拿到。至於北京的風景。二因懷中沒有了錢。三因出了這樣的亂子。再也沒有心緒。出去游玩。祇兩個人不離一步的在房中死守。誰知楊國裕主僕二人早已高飛遠舉。等那上海生意上匯來款子。也是音息全無。一連三日。兩個人攪得坐臥不安。到了第四日的下午。見茶房送了一封電報進來。德馨開拆一看。却是一紙電報號碼單。托帳房裏繙譯出來。子細看了一遍。頓時覺得這一張紙分量很重。竟有些拿他不動。雙手都顫動起來。連說這是那裏講起。阿娥道。電報說。可是沒有款子好匯來麼。德馨道。款子果然一時湊不出他。却另外的生意上。也攪出一件事來。阿娥驚道。生意上又出了甚麼事。德馨道。你我

動身的第二天。桃灼和黛玉捲了衣飾。一同走了。阿娥失色道。他們怎樣走的。德馨道。這却電報上沒有講明。祇催我們快些回去。阿娥聽了。真是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幾乎痛哭出聲。一時氣都轉不過來。德馨愁人相對。解勸無從。阿娥亂了一陣。止住了哭。對德馨道。我此刻也顧不得你了。祇得把帶來的衣服。托茶房到典當中當去。趕着今天的火車。回到上海。你去不去。由你自便。說着愁眉苦眼的。真個起身檢點衣服。預備赴當。却見茶房拿上一張名片。乃是小綠草專誠前來拜望。德馨雖然心中碌亂。因人家來拜望。乃是好意。不能不見。就跟着茶房到會客室中。彼此坐下。不等小綠草開口。先把自己受騙的事。完全講了出來。小綠草道。不是我們吃開口飯的。眼睛分外凶些。那天在火車上。見這個人。時把雙眼一閃一閃的偷望着人。就知道他不很正派。此刻你老吃了這樣的虧。想怎樣辦法呢。德馨道。這裏的案子。警廳裏自己說一兩天內。

若有線索最好。萬一挨長日子，恐怕一時難以破獲。今天已是第四天。這破獲兩個字的希望，恐怕難上加難。前天因打個電報到上海去，想滙些款子到來。方好動身。今天接到回電，誰料上海也出了事。小綠草道：上海又出了什麼事呢？德馨道：不是舍間，乃是同來的女朋友生意上邊。他本有兩個養女，竟會雙雙的捲了衣飾逃走。我不合帶了他來，也害得他求死不得，求生不能。至於我本是個很快活的，此刻弄得大有落魄他鄉之感。叫我以後怎樣纔好？說着，不覺有些淒然欲淚。小綠草凝神想了一會道：這麼樣罷。你老連當差的三個人，仍舊趁火車回到上海。一百塊錢也就穀了。我此刻借給你老一百五十塊錢。這裏的房飯賬，也可由我算給。你老到了上海，寄來還我。這錢停一會就叫夥計送來。說着，又從懷中皮夾子內，取出兩張名片，授給德馨道：到了上海，請你老轉交蘇善子和果老。說是小子已回到北京，與他二位請安。德馨意料不到。

吃唱戲飯的。倒有這樣義氣。有了一百五十塊錢。連衣服都不用去典質。就感謝到十二分。小綠草去了之後。就有人送一百五十塊錢來。西方飯店的房飯賬。果然也由小綠草付去。這纔趕著火車。回至上海。真叫做有興而來。敗興而返。一到上海。阿娥趕着至迎春坊。德馨囑付那當差的。把北京眼見的事。一齊瞞掉。祇說北京時局不好。所以趕了回來。並叫他守候行李。自己先自回到家。家中的人。見他去了沒有幾天。即便趕了回來。自然爭着問訊。德馨就把囑付當差的話。講了一遍。時過夜半。覺得不便再行出外。勉強在家內宿了一晚。次日一早。趕到梅白格路。想問問桃灼黛玉逃走的情形。因阿娥沒有回來。即便清早找到迎春坊去。一個人悶着坐不甚住。想到這次得回上海。全虧遇見了小綠草。他託交的兩張卡片。此刻閒着。不如逛到成都路去。完了這件事情。因出了梅白格路。不僱車子。從馬霍路轉重慶路。就是成都路了。果老便住在

路旁弄內。弄口有一道鐵柵門。那守門的面貌很熟。果老的門口。却僱了個印
度巡捕。在那裏守門。德馨走進門去。說明來意。當差的回說。主人沒有歸家。其
實果老每晚須天明就寢。上午有人去找。總是這樣回覆。德馨還當他是真的。
向當差的取了筆硯。寫了一個便條。把小綠草的卡片一併交下。那當差的把
德馨送出大門。回身把字條卡片擺好。直到飯後兩三點鐘。果老起身。看了字
條。又把小綠草的卡片看了又看。倒懊悔沒有和德馨會面。不然就可以詳細
知道他回到北京。可曾搭班。怎樣的得意。大凡一個人。近朱則赤。近墨則黑。果
老祇有二十多歲年紀。書又讀得不多。天天與那些優伶爲伍。偏偏素牡丹和
小綠草。又俱是科班中的子弟。耳濡目染。雖無偷寒問暖的閑情。却早沾了餘
桃斷袖的惡習。此刻小綠草已回北京。素牡丹雖在上海。因爲懷恨果老專和
小綠草莫逆。把自己冷淡。撚起酸來。果老家裏。遂絕了素牡丹的蹤跡。果老亦

因此懷恨。又因托心聽在各報上揄揚小綠草的文字。祇有一兩家每天消去二三十張的小報館。方肯照稿刊登。若是稍有名望的報紙。那裏肯把這等平常的角兒。竟要捧他到天上去。果老真是沒法。幸虧家中有的是錢。就拿出了二三百塊錢來。在閘北朋友家裏。設了個編輯部。自己獨出一張小報。托心聽每天的捧小綠草。故此小綠草動身之後。還造出一個假消息來。說他在北京怎樣的聲名鵲起。怎樣的北京顧曲家大爲歡迎。對於留在上海的素牡丹。彼此斷絕往來。以爲他既無情。我就不妨無義。每天報上反了論調。任意攻擊。甚至從前講他天仙化人。此刻却講他是羅刹再世。這一天接了金德馨送來小綠草楷片之後。暗想他畢竟有些意思。一時情不自禁。迷了本性。竟幹起獸行的事來。想着看守本弄那個姓陸的。有個十三四歲的孩子。生的面貌很是白皙。我何不用一些心思。怕不利小綠草一樣。把他勾引上手。俗語說得好。金錢

萬能亦惟金錢萬惡。不到幾天。果然被果老把那孩子勾引到家裏頭去。這孩子祇有一個老子。是看守本弄姓陸的同夥兄弟。還祇道是果老的好意。那裏料得到果老人面獸心。竟幹起那不法事來。起先幾天。倒也十分優待着他。說他是怪可憐的。又賞給他些衣料。給他去做衣服。不上四五天。這孩子和果老一天一天的親近起來。誰知末了兒的一天。忽然哭回家去。他老子自然細細盤問。孩子祇顧哭着。並不開口。直至問得急了。始老實講出來。他老子不聽。還可一聽了。幾乎把肚子氣破。偏偏同居那一個姓陸的。到馬路上喝酒去。了一候他回來。等了個不煩耐。纔七跌八蹶的幌了回來。因一把拖住了姓陸袖子。臉漲通紅。流着淚道。老鶴哥。你平日講這姓蘇的待我孩子一團好意。今天你做兄弟的。却吃了大虧了。說着那淚珠又簌簌落將下來。老鶴一時摸不着他頭腦。急問他道。老弟。有什麼話。儘管好講。用不着這樣的傷心。那孩子的父

親就把果老欺負孩子的事。依直講了出來。頓時把個阿鶴。怒得目眦盡裂。把手向桌上一拍道。清平世界。想不到竟有這樣的畜生。平日我還當他是個好人。真是瞎了眼睛。遂把身上束着又長又粗的藍布腰帶。緊了一緊道。待我找這囚囊的講話去。說着拔步就跑。慌得那孩子的父親。一把扯住他道。好哥哥。你剛吃了酒。又去闖禍。俗語說得好。窮不和富敵。你去找他。難道去打他不成。阿鶴把手一摔道。我肚子要氣破了。那孩子的父親道。你也替我想。這種事情。祇有這囚囊做得出來。我們去和他講理。怎樣說得出口。豈不是自己先丟了臉。這囚囊的依然擺佈他不得。阿鶴聽了。始把這口氣餒了下去。恨恨的道。依你這麼樣講。難道就這樣饒過了。他孩子的父親道。報仇不在遲早。將來再看。阿鶴纔耐着氣。怏怏而止。幸虧果老強迫這孩子的时候。孩子哭着嚷着的走了。略略受了些傷。將養幾天。也就好了。倒是阿鶴把這件事記在心中。見

果老每天進弄出弄。眼中火出。暗暗囚囊狗強盜罵個不止。過了一日。自己同夥中出了一件案子。因爲分贓不勻。幾個人就用長鐵杆把個吞贓多的。從肛門內直刺出去。頓時把這人刺死。官廳捉拿凶手。一時報紙上都登載出來。傳到阿鶴耳內。不覺把心事勾上。暗忖果老這賊囚囊。不應該給他這個手段嘗嘗麼。旣而仔細一想。若攬出人命來。如何得了。因又有些不敢。後被他想出個主意來。因阿鶴在大雄旅館。做了一年多的茶房。甚是安穩。及至范雲飛將要回到安徽的時候。就把阿鶴薦在一個親戚家內。這個親戚姓李。幾條弄的房屋。都是他的。阿鶴就住在這總弄的門樓上。專司弄堂門的啓閉。倒也甚是安樂。每日傍晚時候。在對門一家酒店內櫃檯上。喝幾碗酒。不敢再去幹那爲非作惡的事。不過從前是入過幫的。所有同夥兄弟。仍不免通同一氣。這孩子的父親。乃是阿鶴當年的患難兄弟。自己沒有家室。便把他遷在一起住。閒時也

幫着管理管理幾條弄內的事。他的患難兄弟。妻子去世。祇贖一個孩子。萬不料被果老幹出獸行的事來。知道了便要發作。雖由孩子父親勸住。刻刻緊記在心。這天因見了鐵杆謀命的事。想出一個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報讎法來。也不和孩子的父親說知。暗地裏竟然下手。所以有一天夜半以後。孩子的父親睡在門樓之上。聽得有人敲總弄的鐵柵門。要想走下去開。又聽樓下似乎有人相打。并有人大喊救命。接着就是阿鶴的聲音道。賊囚囊今天撞在你老子的手內了。你再敢呼喊一下。管教你白刀進去。紅刀出來。孩子的父親不覺心內着慌。急忙趕着下樓。在那黑魘魘的電燈光下觀看。見阿鶴手中拿着一把刺刀。扭住了一個人。伏在地下。再仔細向那伏在地下的人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果老。雖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却因生性膽小。嚇了一跳。又聽果老像殺豬般的在那裏叫喊。分明受了鉅創。下半個身子。動彈不來。因反勸

阿鶴住手道。賊囚囊的。今天已是穀他受了。請你饒了他罷。阿鶴見果老躺在地上不動。大怒喝道。你敢是在那裏詐死。可索性再給你一下子。果老始忍着痛。緊忙站起身來。整了一整衣服。一步一步的挨到自己門首而去。阿鶴始大笑道。今天這纔出了我胸中一口惡氣。將腳尖向地下一踢。有個二三兩重的爆竹滾了開去。又說尙算是便宜了他。孩子的父親既甚痛快。又是好笑。兩人回上樓去安睡。祇可憐果老受了重創。挨到家內。坐立不住。哼哼的忍痛上床。真是又氣又羞。又是講不出口。想等候蘇心聰到來。想一個報仇的妥當辦法。誰知這個時候。心聰已被人推入糞坑。也在那裏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正是。

問心莫作傷天事。

受報皆從作惡來。

要知心聰被人推入糞坑的情由。且看下回分解。

海上銷金窟 第六回

社會小說
海上銷金窟
集五

第七回 同胞仗義各自回頭 合夥行凶分身落魄

話說成都路一帶到了半夜以後。馬路上向來冷清清的。除掉幾個戲院裏或是妓院裏趕回去的人。沒有第三種人的蹤跡。所以果老被陸阿鶴和孩子的父親。在弄內任意報復之後。並沒有人知道此事。前來干涉。那果老卻受了痛創。一步一步挨到家中。覺得下體如同火辣一般。萬分難受。卻因自己先去糟蹋了人。纔受了人家的報復。這種事是萬萬講不出口的。遂一心一意的等着從前名喚心聰。此刻改作善予的到來。商量一個法兒。務要借傍的事情。給那陸阿鶴和孩子的父親。吃還一番痛苦。若在平常日間。一到晚上。這蘇善予便跟着果老。在各家戲院子裏看戲。看完以後。果老先自回成都路。善予卻要先

到闌北編輯所內。校對報章。或是把當日所看的戲。評上幾句。所以每晚須過了兩三點鐘。纔可以到果老公館內安宿。那裏料到果老備受痛苦的時候。善予也正在那裏飽嘗異味。呼救無門。原來果老先和素牡丹交好。末後小綠草到了上海。果老又和小綠草交淺情深起來。完全把素牡丹置之腦後。偏偏兩個人。在一家戲院中唱戲。遂彼此傾軋。積不相容。小綠草資格淺些。在後臺吃了些虧。一五一十的。就訴給果老聽。果老庇護着小綠草。借着評劇爲題。處處攻擊素牡丹。簡直說他做工唱工。沒有一般是處。說到小綠草的做工唱工。就簡直沒有一般不好。誰知各家報紙上。雖閒着地位很多。這樣沒有價值的論調。却也不替他登載出來。果老急得沒法。還怪是善予擬的稿子不好。善予祇得忍着。卻慫恿小綠草和果老講。叫果老拿出幾百塊錢來。自己每天出一張小報。纔盡心適意的一方面把素牡丹詆毀。一方面把小綠草揄揚。這個時候。

素牡丹雖是敢怒而不敢言。心中已把果老和善予兩人恨到了十二分。又知道報上的筆墨都是善予一個人構造出來的。更把善予恨得牙癢癢的。最好把他身上的肉咬下一塊。纔出這一口氣。誰知兩三個月以後。小綠草的合同已滿。在上海清逛了幾天。也就整裝北上。果老眼睜睜的再也挽留不住。這纔漸漸懊悔。不應該把素牡丹欺侮太甚。遂和善予商議。等到素牡丹上場的時候。依然叫好捧他。又叫善予到後台去疏通。要彼此言歸於好。誰知北方生產的人。雖是吃了戲飯。倒比果老善予硬掙的多。不願三翻四覆的時好時歹。當面對着善予奚落一陣。並夾着果老在內。善予受了一鼻子灰。就加上許多不堪入耳的言語。說是烏龜賊種的捧角。祇配去捧小綠草。不配來捧我素牡丹。果老聽了。幾乎把頭髮氣得一根根往上直豎。這一晚剛是素牡丹天女散花的大軸子戲。雲路一場。一個不經心。把手中舞的帶。被頭上戴的珠鳳兜住。一

時扯不下來。果老趁勢就叫了一聲倒好。接着善予也叫了一聲。素牡丹把眼對着果老善予兩個。望了一下。心中未免着惱。用力一扯。又把珠鳳扯了下來。果老和善予見了。愈加得意。就和放連珠炮的樣兒。一連叫了四五聲倒好。引得合座的人。差不都一齊對果老善予望着。那素牡丹在臺上。心中甚是難受。可不言而喻了。這戲一散。果老回去。就吃了陸阿鶴和孩子父親兩個人的大虧。善予卻要趕回闌北編輯部。把素牡丹舞帶扯下珠鳳。擬了幾句壞話。預備第二天登載出來。校好稿樣。匆匆出門。此刻大約已有三四點鐘。路上早已斷了行人。走不上兩箭路。正想找一部車子。卻見對面走來三四個人。第一個正是剛纔被自己叫倒好的素壯丹。還有幾個。有些面熟。彷彿也在戲院裏後臺見過的。素牡丹見了善予。立即一把扭住道。蘇先生。多謝你再三叫好。善予見來勢不善。慌解說道。素兒。請你鬆手。這些事都是蘇大爺叫我幹的。吃了他的

飯也。叫沒有法兒。素牡丹道：「放你的狗屁。我問你是個人，不是個人。人家叫你去吃屎，你可吃麼？」說着，早舉起手來，向善予臉上攔了兩下。善予央告道：「素兒，素牡丹道：「誰用你素兒暈兒？」接着又是兩下。善予改口道：「素老班，請你饒了我這一次。以後無論怎樣，決不敢冒犯你老是了。」素牡丹道：「我要問你。我和你前世無仇。今世無怨。你識了幾個字。可是叫你專和我們吃戲飯的。成日價作對的麼？」幾個和素牡丹同來的人，俱嚷着道：「這種沒有人氣味的人，值得和他評甚麼理？」既然他那張嘴不乾淨，不如把他幾個牙齒一齊打落，也就完了。說着，伸手就是一掌。卻比不得素牡丹，竟把善予摔開了兩三步路。善予頓時痛得火辣，口中流出血來。眼見那動手的人，還要趕上前來，祇得跪在地上求道：「各位老班，請抬貴手。可憐我是文人，打不起的。說我在報紙上，不應該罵素老班。明天報上，可以替他立刻更正。再敢冒犯一下，罰我下世做豬做狗都可。言罷。」

磕頭如搗蒜一般。素丹牡冷笑道。你倒很會做作。那動手的人又道。既然他不禁打。我有個主意在此。雙手把善予向上一提。好似老鷹把雞一樣。善予不曉得他要怎樣擺佈。心中一急。就狂喊起救來。說時遲。這時快。早被那人提到轉角嘴上。一個公廁裏邊。連頭和脚。渾身向着廁內一拋。因見這茅廁的容積不大。用脚在背上一踏。纔把善予全身浸了下去。可憐糞穢進了一嘴。連救命都喊不出來。素壯丹和同來的幾個人。一齊拍着手笑道。好了好了。再讓他去臭口罵人罷。一陣譁笑之餘。漸漸遠去。善予這纔哼着。從茅廁內扒起。渾身糞穢。口中作嘔。向外吐了又吐。近處又沒有河道洗澡。就跑到馬路上拼命的狂喊車子。爭奈夜已深了。又在僻靜的地方。那裏有車子到來。却來了一個中國巡捕。見善予渾身濕淋淋的一陣臭味。問他何故如此。善予連哭帶訴的說了幾句。那中國巡捕掩着鼻子。不暇細問。祇說你自己到警局裏頭報去。反把警棍

一指連道快走快走。時值隆冬天氣。身上又冷又臭。再也不能耽擱時候。知道報了警局。一時也沒用處。祇好勉強走着。約有一箭多路。居然找着了一部車子。那車夫見善予渾身是糞。想要攔阻。早被善予坐上。車夫發極喊道。你這人可是跌落在糞坑裏的。我這車子剛從車行裏面出來。被你一坐。我還好做傍人的生意麼。我祇好拉你到巡捕房去再說。善予道。我因遇到了一羣流氓。向我拆梢。被他們擠在茅廁坑內的。你拉車子。不過爲的是錢。污了你車墊。你可以馬上洗的。快拉快拉。那車夫偏不肯走。繻眉問道。拉你到那裏去。給我多少錢呢。善予此刻連打上幾個寒噤。覺得西風入骨。毛髮悚然。對着車夫答道。憑你講就是了。決不和你計較。車夫道。究竟拉到你那個地方。善予道。成都路。車夫道。我也不敲你竹槓。給我兩塊洋銀。這兩塊錢要先給我。然後拉你。善予到了這個時候。真個再也不敢計較。幸虧衣袋中剛賸有兩塊幾角洋錢。就把兩

塊錢給了車夫。那車夫接到了錢，纔拉着車往前直奔，拉得愈急，劈面的風來得愈緊。幾乎把善予凍僵在車子上。約有一刻多鐘，拉到成都路蘇果老家住的弄口。上前叩鐵柵門。那陸阿鶴和孩子的父親，剛正把個果老擺佈得稱心適意。同入睡鄉。善予在弄口喊了許久。阿鶴纔從夢中驚醒，跣着鞋下落扶梯。把門一開，見進來的乃是善予。卻渾身臭味難聞，暗想這又是那一會事。善予搶步進去。那果老的當差一見喜道：「我們少爺等久你了。先生快進去罷。」善予道：「我此刻進去不得。央你去稟告少爺一聲。」就說我墜入了茅廁內，不論什麼破舊的棉衣服，給我身上換了。纔可以見面咧。那當差的纔聞着善予滿身的臭味，就進內稟明果老。果老摸他不着頭腦，衣服又在樓上，由自己妻子放着。因急要和善予商量報復阿鶴的事，就叫當差的到樓上叫了一個老媽子下來。又去喚醒自己的妻子。驚師動衆的，纔拿了一身短衫褲，一身棉褲襖，一件

舊洋皮袍子。那當差見善予頭髮上都黏著糞穢。縐眉答道。蘇師爺須得把頭上身上洗一洗。纔可以換衣服呢。善予道。可有洗臉盆借一個。當差的道。這不是把洗臉盆糟了麼。我倒有個主見。善予忙問是何主見。當差道。請師爺蹲倒在自來水龍頭底下。把自來水開了。沖洗一下。豈不潔淨得多。善予沒法。跟着當差的到後面灶間門首。裝着的自來水龍頭底下。把身子伏着。由當差的掩着鼻子。開着水。善予咬緊牙關。耐着了冷。先把外衣脫掉。爭奈裏衣已濕透。就先把自己的頭。頂着自來水沖將下來。因身上吃他不消。祇把濕透的一件裏衣。用自來水沖着洗了又洗。又湊在鼻上。聞了一下。覺得已沒了臭味。纔把這件裏衣楷拭渾身上下。拭了一個乾淨。剛想把當差的拿在手中的衣服。換在身上。忽然向地上坐了下去。當差勸留心瞧着善予。竟是眼往上翻。纔知道受不住寒冷。一時暈厥過去。心中着急嚷道。你們快來個人。師爺暈過去了。此時

天光雖已微明。祇有個老媽子。天一亮要倒淨桶。所以拿衣服交給與當差的。之後。不敢再睡。此刻聽見叫喚。慌忙趕到灶下。見善予赤條條的睡在地下。當差的剛把棉襖替他披上。老媽子連罵了兩聲該死。當差的道。不用罵了。人家也是沒法。你扶他坐着。讓我好替他穿上衣袴。那老媽子雖上了年紀。急即把頭望着別處。由當差的替他穿好衣服。纔一同帶扶帶挽的扶到廂房後半間。善予平日睡的舖上。老媽子道。這樣的天。那裏禁得起這般冷。你望着我去燒水。給碗薑湯他吃。果老在對面廂房內榻上。聽見這面的聲音。阿唷阿唷的哼道。師爺可換好衣服了。請他快些過來。怎麼這樣摸摸索索的。老媽子聽見。就走進去把善予暈去的情形。講了一遍。再趕到灶下。燒沸了水。沖了一碗薑湯。順手拿一支調羹。走進房中。善予蓋了被窩。得了煖氣。已是微微醒着。幫同灌下了半碗。竟和果老遙遙相對。也是阿唷阿唷的哼將起來。却頓時渾身如火。

炙一般。果老究屬是硬傷。不過下體有些轉側不便。但要令善予幫着自己辦事。此刻病了。一些沒有商議。祇得囑當差的請了個醫生來。這醫生就是許頌三。因為頌三在租界上。差不多行了一二十年的醫。近又開設了一個醫院。所以略略負些名望。頌三到來。替善予診過脈。開了藥方。不上一兩天。把完全受的風寒驅逐。病體復原。那果老却因難以開口求人醫治。反覺有些潰爛。并且加上寒熱。自己在家內不便。就僱了一輛馬車。親自到頌三的醫院中。住在醫院內醫治。醫生詰問病源。果老那裏能彀實說。只說是自己也不曉得病源所在。只覺得尾閭畔由癢而痛。由痛而爛。好在醫院裏有洗滌的器具。總算受了些風流小報。整整醫了一個多月。纔把果老醫治痊愈。此時頌三的醫院。求診的人。和住在醫院裏醫治的。日漸加多。果老出了醫院之後。却來了一個熟識的陳雪岑。雪岑得的是怔忡病。頌三雖和雪岑本是朋友。既然設着醫院。便是

一種營業。平日知道雪岑很有錢。就請他住在頭等病房。雪岑堅持不肯。後來和外甥逢辰講起。纔知道雪岑和春良兄弟兩個。因分派家產。已在上海有過訟案。雪岑產業。刻下所剩無多。所以事事祇求省儉。起先醫藥房飯等費。五天一付。後來却欠了半個多月。頌三迴避過了。却叫賬房先生索取。雪岑知道這錢是情理上不應該少的。況且自己的病。已經逐漸減輕。平日花天酒地的朋友。甚是不少。此刻住在病院。從沒有人來探望一次。再要開口向人借貸。豈不是件難事。展轉思維。正是有父母則思父母的時候。雪岑已是終天抱恨。父母雙亡。不得不想到胞弟春良身上。也顧不得從前負氣涉訟的事。僱了一部車子。找到芝罘路春良借的屋內。這房屋乃是春良娶了花艷紅藏嬌之所。雪岑上前叩門。有個年輕娘姨來開。雪岑問道。少爺可在家內。娘姨道。少爺在家病着。雪岑道。你說家中大少爺來看他。娘姨答應着。即便上樓。雪岑擔着心事。

恐怕兄弟記念前仇。不肯接見。那娘姨却已回到扶梯中間。招着手請他上去。雪岑見了大喜。立即跟着娘姨上樓。春良借的兩上兩下房屋。客堂樓中收拾得十分齊整。踏進了廂房樓。春良睡在床上。見雪岑進來。把頭一抬。叫了一聲大哥。雪岑見房內冷清清的。並不見花艷紅的影子。搭訕着坐下問道。你如何也有了病。病了有幾天了。春良停了許久。始歎了口氣答道。並沒有什麼大病。大哥。你也清瘦了許多了。雪岑道。往事不用再提。你我大家生病。這纔是難兄難弟哩。你那位姨娘娘呢。春良又默然半嚮。纔回答道。妓院裏娶的。終是野性難馴。勸也勸過他好幾次。罵也罵過他好幾次。任憑怎樣的勸着罵着。總是無效。此刻祇有自己懊悔。多娶了一個人。反致嘔氣罷咧。說畢。又是寂然不響。雪岑道。他天天到那裏去。春良道。自然是汽車大菜戲館遊戲場。想不到從前在妓院裏頭。性質很是純良。及至娶了回來。忽然像換了一個人。怪不得人家說

妓女斷娶不得。這話真有意思。說着又對雪岑臉上望了一望道。大哥病着。可曾請醫生醫治。雪岑道。就住在許頌三設的醫院內醫治。我們一母同胞的兄弟。從前爲了產業問題。不應涉起訟來。幸虧你名下的產業。我分毫沒有攘奪你。覺得見你的面。也沒有什麼慚愧。不過懊悔我們兄弟兩個。疎遠了好久的日子。我病了一兩個月。醫生都說我是怯症。一時不能全愈。如今倒一天一天的見輕了些。尙算微倖。今天特來望你。因爲我的產業。已攪得差不多了。但願你克守門楣。不要像我一樣。二則是講到這裏。忽然把話嚥住。春良道。有什麼話。儘管請說。雪岑道。我在頌三的醫院內。雖是住的二等房間。每天連醫藥費。差不多也要兩塊洋錢。此刻住了一個多月。病雖漸漸好了。醫藥費却欠了半月。你嫂子盼望我病好。想把家中幾間房屋。先抵兩三百塊洋錢使用。但是抵押房子的事。遠水難救近火。你想難不難呢。說罷淒然淚下。春良聽了道。大哥

不用煩悶。說着起身下床。在懷中掏出個鑰匙。隨手開了外國櫥門。拿出一疊鈔票。數了一數。約有一二百塊錢的數目。授給雪岑。雪岑暗暗納罕。春良仍舊臥到床上。又在小茶壺內。吸了兩三口茶。雪岑早把鈔票一張一張數明。果是二百塊錢。當即納入懷中。對春良道。這可算問你暫借的。等房屋抵掉了。還你春良道。你快寫信給嫂子去。叫他千萬不必再去抵押房屋。我們姓陳的人。也不至於拿房屋抵錢的時候哩。你此刻可靜心養病。先把醫院裏缺少的款子歸了。不穀再到我這裏來拿。雪岑到了此時。倒也講不出感激的話。站起身來說道。我想走了。你的病可要叫頌三來看一下麼。春良道。我現在吃一個西醫姓余的藥。不必再請別人。你去我不送了。言時仍叫那領雪岑上樓的娘姨。送出門外。雪岑回到醫院門首。見同時病車上車進一個病人。還有三四個眷屬模樣的婦女。跟在後面。雪岑也不去問他。回到自己房中。略略喘息一會。就叫

茶房去請許頌三來。那茶房去了許久。纔見頌三匆匆進房。雪岑早把鈔票數好了一百塊錢。授給頌三道。這裏是一百塊錢。請你收下。先把以前所該的款子算清。餘多的存在賬房再算。頌三暗詫雪岑的錢。依然毫不竭蹶。含笑答道。你一併放着。日後總算好了。口中雖是這樣的講。早把鈔票接在手中。又說你差茶房前來叫我。不然已早就到了。剛正送來了一個服毒的病人。不能不帮着施救。以致來遲了些。雪岑道。是的。我剛纔回到醫院。見病車上送進一個人來。還有許多女眷跟在後面。頌三道。正是此人。雪岑道。服的是什麼毒。爲了什麼事情。頌三見問。向沙發上坐下道。現在的上海。真是萬惡世界。這人服的是鴉片煙。很是平常。但他服毒的原因。真是言之可醜呢。雪岑道。可略的講幾句。與我聽麼。頌三道。說也話長。祇好聊表幾句。這人姓蘇。他老子辦過彩票公司。多了幾萬塊錢。他見老子的錢。得來甚是容易。遂喜歡去捧戲子。捧的都是巨

角。據說就漸漸幹那餘桃斷袖的勾當。後來認識的幾個旦角都回北京去了。他落了孤人面獸心的行爲。施到鄰居家的一個孩子身上。那孩子如何願意。哭着嚷着的回去。告訴了他老子。他老子從前是個流氓。知道了這件事。心裏雖是萬分氣苦。却一些不動聲色。有一晚守候他回到家裏的時候。就在弄內把他拖倒。將他怎樣作弄孩子的手段。也就作弄了他一番。遂致尾閭骨下潰爛起來。因此到我醫院求治。問他這病從何而起。他說自己都莫明其妙。醫治了一個多月。始得勉強治好。雪岑道。治好也就完了。如何又吞起鴉片煙來呢。頌三道。你不知道。他老子有五十以外年紀。娶了兩三個姨太太。却是精神有限。每天吵得煙霧瘴氣。也再不能約束他兒子。這次的事。漸漸吹到他老人家耳內。又加幾個姨娘。平日見了老頭兒不大畏懼。見了他總覺有些碍手碍脚。因添上許多不堪入耳的話。聽得他老子又羞又氣。囑付了兩個當差的。把他

手足用繩捆住。將皮鞭打了一個半死。這也不算件事。偏偏他的夫人產了孩子。剛正滿月。怎禁得這幾位姨娘說那孩子的面貌。有些像常常來往的小綠草。起初他還不信。後來自己把孩子細細端詳了一會。覺得果有幾分相像。這却追前思後。十分的懊悔起來。就把三件事。一齊湧上心頭。一件是尾閭骨下潰爛了一個多月。一件被他老子打了個半死。一件是自己生的孩子。不像自己。偏有些像小綠草。這三件事。都是莫大之恥。畢生洗不來的。纔尋到服毒的死路上。好在鴉片煙是他老子現成煮的。剛纔用藥把他嘔吐出來。差不多吃了有一兩以外。雪岑兄。你想這不是上海捧角家的風流話柄麼。雪岑道。既然把煙吐了出來。諒來不碍事了。頌三道。因爲吃的時候過久。此刻吐雖吐盡。却把原神大傷。雪岑道。此人叫什麼名字。頌三道。本應替他代守秘密。你是我的老友。講着却也不妨。這人姓蘇。別名叫果老。騎驢客。人人都喚他果老的。便是。

雪岑道。不錯。這人的名字。見他時常在報上捧小綠草的。頌三道。報上的名字是他。不過他一知半解。充作斯文。肚子却並不通的。報中這些筆墨。也是一個姓蘇的捉刀。名喚蘇善予。算是他的書記。其實是他的鎗手。我聽說蘇善予就是蘇心聰的改名。但却沒有見過他面。雪岑道。頌翁提起那蘇心聰。此人倒真個許久沒有見了。這果老烏七八糟。攪那下賤的事。方以類聚。不要真個便是心聰。在在和果老合在一起。報上時常有尖刻的筆墨。恐怕當真是他咧。頌三道。是不是過一天總可以打聽出來。你此刻勞神久了。請歇下能。我們停會再談。說着走了出去。雪岑一個人在房中靜養。光陰迅速。早又經了半個月。已是臘鼓鞦韆。急景凋年的時候。雪岑病體回復。預備回崑山度歲。却虧得春良的二百塊錢。纔將醫藥食宿各費。綽然有餘。又記望着春良的病。未識曾否安愈。就僱了一部車子。到芝罘路春良借的屋中。仍由上次的年輕娘姨。出來開門。

雪岑便問道。少爺的病。可已好了。現時可在家內。娘娘不答。却把手指向樓上一指。忽聽樓上有婦女口音道。爲什麼我們做妓女的。要嫁老爺少爺。原是貪圖穿着吃着玩着。人家還要上總會賭錢咧。一百塊底麻雀。五塊錢的撲克。偏我嫁給了你。難道不應該問你拿錢使麼。此刻我一共失落一隻鑽戒。不到一千五百塊錢。譬如賭錢去輸掉了。你待怎樣。雪岑聽這聲音。正是自己的兄弟春良娶的那個花艷紅。因即止住了脚。却聽春良却不答話。停了許久。又被花艷紅催着要錢。始回答道。你這鑽戒是戴在手指上的。如何會得輕心失掉。你說並不賭錢。你每個月的大餐汽車。比賭錢輸去的還大。我生了病。屢次叫你不要出外。你何嘗肯聽我一句話。此刻不明不白。把這一隻鑽戒。不知還是失掉。還是送掉。叫我那裏有什麼錢。替你再兌。好給你再去失掉。或是再去送人。花艷紅聽春良話中有話。冤他把鑽戒送給了人。就帶哭帶惱的急吵起來。雪

岑這纔走到樓上。春良叫了一聲大哥。那花艷紅却似理不理的把頭一點。春良對雪岑道。大哥來得好。我病體已經好了。這幾天在家內。悶得慌。可同出去散一會心。艷紅見春良要想出去。攔阻着道。你要出去。把買鑽戒的錢給了我再去。再把那些插戴備齊。可以過年。春良道。你慌怎的。今天尙是十九。過年還有十一天哩。我出去一刻。難道不回家麼。說着同雪岑走了出來。却立在路傍對雪岑道。我們到那裏去談話。雪岑道。到我醫院中坐坐罷。倒還清淨。兩兄弟走到芝罘路轉角。雪岑想坐三路電車。春良道。你坐電車。不到一站路。到大馬路口五龍日昇樓。又要轉車。還是僱黃包車。不然步行談心。二馬路到跑馬廳。也沒有多遠。雪岑聽了。回身同着春良。就一路走一路閒講。直講到醫院進內。雪岑引春良到自己房中坐下。問着他道。你既然講艷紅把鑽戒送給了人。可知道他送給的是那一個。春良道。是那一個。我也不知。不過那隻鑽戒。並不是

十塊八塊錢的東西。又是戴在手指上的。如何會得失掉。我簡直說不想去追究他的原物。也不見得再拿出錢來。替他辦去。但是我此刻想把他遷到家中去住。他若心上不願。便請他各走各路。拿芝罘路房屋回掉。我也要獨自回去了。雪岑道。恐怕沒有這麼容易罷。不肯回鄉居住。那是料得定的。你要把芝罘路房屋回掉。也一定不肯答應。春良道。我想非但把房屋回掉。如果他不肯一同搬回鄉下。我就借此爲由。和他脫離關係。雪岑怔了一怔道。你們也相識有四五年了。就是娶他進門。也已將近一載。如何忽然要把他離掉。祇恐娶他容易。離掉他反不見得聽你的便罷。春良道。你還沒有知道底細哩。一禮拜前。因爲我病剛好。一個人悶得發慌。就近到一個屋頂花園的遊戲場去閒逛。出門時天上已微微小雨。到那裏坐了一會。天也黑了。雨也大了。想走落下一層大菜間去。點幾色大菜。開一下胃。剛想踏落扶梯。見前面一男一女。有說有笑。

的走了下去。男的年紀狠輕。並不相識。那女子細看他的後形。正是艷紅。我就不敢逼近。遠遠的暗地跟着。却見他們兩個。竟開了一個房間。雪岑道。你看清楚是艷紅麼。春良道。此時正面也已看清。怎樣不是艷紅。當時我就想發作。轉念一想。若使當場鬧破。他是個妓女出身。老着臉也沒有什麼難過。在衆人註目的所在。我的臉却如何擱得下去。因倒抽了一口氣。大菜也不再吃他。一個人悶悶的溜了回去。雪岑道。這倒總算你有主意。免得當場出醜。當晚他到什麼時候纔回來的。春良道。一兩點鐘。雪岑道。你可問他在什麼地方。春良道。怎樣不問。他仍說是在戲院子裏看戲。雪岑喟然長嘆道。一個人合了大資本。那一樣實業。不可以幹。却要開設這種旅館。正是墮落青年的陷人坑。春良道。這倒不用去講他。自甘墜落的人。纔肯去墮落呢。他那天回來之後。我祇問了他一句。他倒失驚跳怪的。反說丟掉了一隻鑽戒。問他丟掉在那裏的。說是在戲

院子裏。又說在馬路上。我心中早已雪亮。也不去追究著他。他却從此不論白晝晚上。天天吵着要我替他兌還。你想他如此的自作自賤。又存了這樣的心。若不尋個題目。和他離異。將來豈不要養成後患麼。雪岑道。年內已沒有幾天了。就要尋他的事。也須等過了年。春良道。借着要他年內回到鄉下。他不答應。我就儘管回去。由他怎樣。雪岑道。你屋內許多東西。起先可是完全拿錢來買的。如今想要搬他回鄉。他既不肯回去。可願意讓你把這東西搬回去麼。春良道。我早已想下了一個主意。等他不在家的時候。一齊拿來搬掉。怎去問他願與不願。雪岑道。這樣也好。但你也不必和他過分爭吵。倘被人家知道。究是一件醜事。春良點了點頭。又說時候晚了。你等我把艷紅的事過割。再一同回去罷。雪岑唯唯應允。春良回到家裏。那艷紅早又走了出去。却一連兩天不回。暗忖着道。曉得我要逼他回去。他就先我不別而行。遂想檢點他的首飾。平日知

道他有一樣插戴一樣的。自然是一齊都帶了去。留心查他衣服。却又完全俱在。連替換的小褂袴都不拿。倒猜不出是什麼意思。到了第二天的早上。有人用送信簿送了一封信來。春良接在手中一看。那送信簿上印着莫榮律師的名字。想起從前和雪岑涉訟的時候。也是請的莫榮。那莫榮寫字間內的繙譯。是胡逢辰。許久沒有會面。不知爲了什麼事情。忽然寫着信來。急忙拆開一看。並不是胡逢辰的信。竟是莫榮律師具名。這信不看還可。看了頓時添上一重愁悶。因見那送信的立在旁等着。就向簿上簽了個字。給來人拿回。自己沒有主意。就到頌三的醫院內。把信授給雪岑。雪岑接着看道。

春良先生大鑒。頃據敝當事人花艷紅。聲稱執事於去冬納伊爲妾。當時伊隨嫁帶有衣飾。約值英洋五千元。詎執事自今年六七月以來。時加虐待。且將衣飾據爲己有。爲此委託本律師函達執事。限三日內惠臨本事務所。雙

方和平解決。否則卽當控訴公堂。幸勿自誤。專上順頌日祉。莫榮大律師啓。雪岑將信看畢。道。艷紅這個人呢。如何請律師寫了信來。春良道。就時大哥到我那裏的這天。不是他正和我拌嘴麼。後來我跟大哥到了這裏來回去。當晚他就沒有回來。一連兩晚。今天莫榮律師。那邊就送了這封信來。我因沒了主意。故此來和大哥商議。你想艷紅這一個人。不是很可惡麼。首飾都帶了去。衣服不滿一千幾百塊錢。大半是嫁我之後。給他做的。此刻憑空說有五千塊錢衣飾。大哥你想他還像個人麼。雪岑道。此刻他請了律師。好在莫榮律師的繙譯。胡逢辰。不是不和他相熟的。你何不當面去和他講個明白。春良道。好是好的。我見了人講不來話。大哥與我一同去和他講罷。雪岑點頭答應。遂卽出了醫院。同到莫榮律師的事務所。自然先找逢辰。那逢辰見春良和哥哥雪岑一同進來。倒覺呆了一呆。因爲雪岑春良兩兄弟。都和自己認識。從前幫着春良和

他哥子雪岑。因分產問題作對。致兩兄弟傷了和氣。此刻却爲了艷紅的事。一同到來。暗暗甚是奇怪。一面起身讓坐。一面轉問賢昆仲。此刻可是住在一處。所以接到了敝律師的信。一同來的。雪岑春良含糊答應了一聲。春良從懷中取出剛纔莫榮給他的那封信。問逢辰道。此刻信上的事。暫且不用分辨。請你叫花艷紅出來。我們可以當面質問。逢辰道。賢昆仲是我的朋友。花艷紅是我的當事人。以情義論。自然是朋友爲重。不過此刻在律師事務所講話。天然以當事人爲重。春良兄急於要見艷紅。我以爲尙沒有到見他的時候呢。春良道。什麼時候。纔可見他。據信上所說。他有值洋五千左右的衣飾。其實他的衣服。雖是沒有穿去。他的首飾。早已隨身携去無遺。況且都是我替他製辦的。既然我是出錢辦的東西。這據爲已有四個字。就是他的說謊。信中又說我虐待他。講到虐待兩字。請問他曾否少穿少吃。或者竟是毆打過他。身上有無傷痕。逢

辰聞言。恰阻止道。春良兄好口才。這些話請留在日後到公堂上講罷。敝律師通信請春良兄來。原是要雙方和平解決。不必如此剖辨。雪岑道。逢辰兄且慢。既要雙方和平解決。應得叫艷紅到場。先辨明了誰是誰非。然後方有解決之法呢。逢辰道。花艷紅請了這裏的律師。律師就是他的代表。兄弟在這裏做繙譯。就是律師的代表。簡而言之。也就是花艷紅的代表。我敢替花艷紅講幾句公平話。一定有四五千塊錢衣飾。被春良兄霸住。不肯還他。而且一定把他虐待過。幸虧請了這裏的律師。兄弟和賢昆仲從前都是要好朋友。若是換了別人。恐怕還要給艷紅終身的瞻養費咧。此刻若要和平解決。請你把五千塊錢衣飾還他。各人簽過字。彼此雙方永遠脫離關係。倘要先和花艷紅面會。證明並不霸他衣飾。並且聲明這種衣飾。先前都是春良兄辦給他的。這却祇有請到公堂上去分辨的了。雪岑道。舍弟的話。果然講得太急。但是逢辰的話。雖然

代着花艷紅講。卻也過於偏了。逢辰道。雪岑兄。說我太偏。我們總算乃是朋友。否則這種偏話。也還講不到許多咧。照了我們律師的定章。多講了話。一個鐘點。要八兩十兩銀子的談話費。說着把身站了起來。像是要送客意思。雪岑春良兩兄弟。也祇得起身告別。逢辰却送出寫字間門口。對春良道。春良兄。你須明白。大凡一個人無論娶妻納妾。平日替妻妾製辦衣服首飾。或是器具。講到彼此脫離關係問題上。那些衣飾器具。完全是妻妾一方面所有了。這是法律的規定。請昆仲回去細想一下。兄弟一准三日內守候回信。若過期沒有答復。並不是兄弟無情。要聽憑公堂的判斷了。雪岑春良同聲道。遵命。我們商量一下。或者下午就來覆信。春良接着道。此種事在花艷紅。是心存反噬。其實兄弟看來。甚爲簡單。下午一定到這裏來解決完事是了。兩人遂卽別了逢辰。走落扶梯。却又有一男一女。劈面上來。覺得這男的面貌甚熟。春良先經想着。對雪

岑道大哥。這不是蘇心聰麼。雪岑道。正是心聰。可是他也有什麼案子。還帶了一個女子同來。春良道。各人自掃門前雪。還是回到醫院。商量着我們自己的事罷。遂即一同回到醫院。春良道。逢辰的話。真是可惡。竟是完全帮着艷紅。不把朋友放在眼內。雪岑道。這是他的職務。却也不用怪他。春良道。譬如艷紅不願意跟我。要我給他些錢。倒也未爲不可。却偏要講我霸住他的衣飾不放。這叫我心上如何舒服。我也想去請一個律師。大哥你從前請的那一個人。事務所設在那裏。我們何妨一同前去找他。要化錢索性多化幾個。雪岑道。我勸你不用負氣罷。逢辰所講的話。雖然迴護花艷紅一方面。我們臨走之時。送我出外。那幾句倒是真話。大凡一個男子。替妻妾置辦了衣服首飾。天然是他的了。春良道。這個道理。我也明白。但是他的首飾。除去一千幾百塊錢。一隻鑽戒。已經被他送掉。其餘最多作他一千塊錢。已被他隨身帶去。只剩了一千塊錢。左

右的衣服。尙沒有拿。如何說我霸住他五千塊錢的衣飾。我想仍照我的主意。雪岑道。甚麼老主意。春良道。上海原不是好地方。我們兩兄弟也住得厭了。雖然有經過一番滄海桑田的感想。老母死在上海。也爲着我們兄弟不長進的緣故。以致抱恨終天。况且吃也吃過。玩也玩穀的了。俗語說孽海無邊。回頭是岸。趁着此刻家產沒有浪費乾淨。不如同轉家鄉。重振家風。大哥雖然已是不容易過活。常言道親不過兄弟。我正悔從前傷了手足的情分。此刻難道讓着大哥。嫂子們受饑寒不成。花艷紅的事。簡直說付他一個不聞不問便了。我們回到鄉下。沒有什麼免不掉的大事。也不見得再到上海。况且過了一年兩年。不要講是花艷紅。就是莫榮律師。就是胡逢辰。也保得定仍舊做他的律師和繙譯麼。雪岑道。上海的事。雖然瞬息萬變。這律師和繙譯。是他們的職業。恐怕三年五載。也不一定更變。花艷紅的事。我們向鄉下一走。雖然並不怕他。不過

逢辰的爲人。總是鬼鬼祟祟。不得不防。我說還是停一會兒。給他一個回信。依他說是五千塊錢的衣飾。此刻一千幾百塊衣服在着。可叫他拿了去。一隻鑽戒。是他大意失掉。叫逢辰看在朋友面上。再給他一千塊錢。從此永斷關係。省得反把這件事掛在心頭。你看如何。萬一他再要從中作難。就照着你的老主意。把芝罘路房屋內的東西。索性也搬了回去。我們再商量議個稿子。把花艷紅這件事。詳細登在新聞報紙上。表明一下心跡。也就完了。春良道。登報的事。我一時氣昏沒有想到。虧得大哥提及。那却是一定要登的。就是真個和平解決。我們也要登報聲明。以免後累。此刻要吃飯了。吃了飯我們再去一次罷。雪岑道。停一會你可以一個人去了。既已定了主意。任憑他這件事和平解決也好。不和平解決也好。當時胡亂吃了一餐中飯。春良一個人再到莫榮律師的事務所。却因沒有過二點鐘。胡逢辰尙沒有到寫字間。只得坐着等他。及

至逢辰到來。就把剛纔和雪岑商量。願意再找給艷紅一千塊錢的話。說了一遍。逢辰道。春良兄太覺不爽快了。我已講得斬釘截鐵。倘然把現在的衣服給他。就把衣服的價值除掉。那首飾的幾千塊錢。一定要照給還他。春良幾乎要暴跳起來。却耐住性兒答道。這手飾明明是他隨身帶去。你可子細問的。如何咬定了我。再要我給還他。逢辰道。我無非代替當事人講話。春良兄如不願意和平解決。儘可以到公堂對質。自然水落石出。不過哼。講到哼字。喉嚨間忽又嚙住。春良也不問這哼字下文。可是恐嚇的話。或有傍的緣故。卽站起身來道。既然被他一口咬定。還要償還他首飾。祇得任他去控告罷。逢辰見春良竟要決裂。始又阻止着道。春良兄請再略坐。我雖是替當事人代表講話。和你總是三四年的朋友。照案情上。他既然講你霸住衣飾。你又說衣服現在。首飾却已被他拿去。刻下兄弟想一個折衷辦法。請問春良兄給還衣服。先問這衣服可

值一千塊錢。春良道。做的時候。雖然不止一千洋錢。此刻算他一千是了。逢辰道。這便容易解決。春良兄就把衣服完全拿去。除掉這衣服代價的一千塊錢。依他五千塊。尙有四千。兄弟居間作一個調人。把這四千塊錢。一分爲兩。春良兄拿出二千。叫他讓掉二千。就此和平解決。倘然春良兄再不聽兄弟的勸。那我就敢預斷一句。日後兄堂上斷下來。包管不止這個數目。休要後悔嫌遲呢。春良見逢辰一減去就是二千。依他祇須再拿出二千塊錢。本來願意拿出一千。此刻多補上一千。就可把這重公案了結。當下故意躊躇一會。答道。這二千塊錢數目。還是太多。委實他的首飾。完全已經拿去。憑空再送他二千塊錢。理上講不過去。既然逢辰兄的好意。兄弟不敢不遵。我也定一個折衷辦法。他要二千塊錢。我就依他。不過他的衣服。必須給我留下。如果要把衣拿去。那就祇能給他一千。你想兄弟的話。可公允麼。逢辰道。春良兄。你是很有身家的人。既

已經允許他二千塊錢。何必在這些衣服上計算。總算看兄弟的薄面。衣服准定給他好了。你們還須訂一張脫離關係的契約。這手續費。論起來須得三四百兩銀子。我也犧牲了罷。今天已來不及辦。請你明天上午十點鐘來簽字。春良不便再行回絕。遂勉強允。祇問衣服可是他自己來檢點拿去。逢辰道。這麼樣罷。把精緻的衣服。裝滿在箱子裏就好了。他也未必再有臉面見你。請你叫兩個人送到這裏。春良勉強允。當下別了逢辰。仍舊回到醫院。把這番話告訴雪岑。雪岑道。這樣便好。譬如再養了他一年半載。二三千塊洋錢。再也不穀他用。當日春良就去預備二千塊錢。到了第二天。僱了一部馬車。真個把花艷紅所有的衣服。一共納入四隻衣箱之內。叫馬車裝着。自己押着到莫榮的事務所。逢辰道。艷紅先後一步。他已簽好了字走了。欸子衣箱。請你交我就是。春良接艷紅簽字的契約上一看。無非講着雙方永遠脫離。任何方面。以後不

得干涉的話。遂也簽了個字。却是一式兩紙。春良也執了一紙。向懷內取出二
千塊錢。交給逢辰。又要逢辰把箱內衣服檢點一下。逢辰道。這是一定不會錯
的。無庸點了。春良謝了一聲出外。從此同他哥子回到崑山。安分守己。再過那
下半世的日子。逢辰送了春良出去。昨天來過的心聰。却又來了。這一下有分教。

改邪從善人歸去。

作惡爲非客自來。

要知心聰來找逢辰。兩個人又攪出什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社會小說
海上銷金窟
集五

第八回 就醫院粗心傷產婦 訪舊居大限遇仇人

話說陳春良在莫榮律師事務所前脚走出。那蘇心聰却後脚走了進來。原來蘇果老自被他父親痛責一番。吞了鴉片煙。遇救之後。無論果老怎樣不肖。究屬是自己親生兒子。未免有些心痛。就不得不怪到傍人身上。自然是蘇心聰首當其衝。就把心聰叫他前去。當面痛斥了一番。說他不應勾引自己兒子。在外爲非作歹。遂把心聰攆出門外。吩咐底下人永遠不許再上大門。其實果老的傷身受辱。一大半是自己造成。却因到了醫院裏去。也就無能分辯。心聰出了果老家的門口。大有悵悵何之之感。幸虧果老當日因爲替小綠草捧場。辦了一張小報。心聰此刻已似喪家之犬。只得到辦報的編輯所。備了一副被褥。

到晚上暫時鋪個地鋪。早上再把地鋪捲起。每日賣下來的報錢。不敢濫用。好在平日。在報上貧嘴薄舌慣的。又自己戴上一個評劇大家的頭銜。居然到戲院裏不須化一個錢。也能覓佔在最高的包廂內坐着。每晚觀看白戲。無如他惡貫將滿。就有許多不正當的機會。湊合上來。有一晚一個人正在看戲。忽見一個吃妓女飯裝束的人。獨坐在一個包廂內看戲。心聽無意之中。見這人的背後形。彷彿像是賣絕在雉妓院內的親生女兒。却因這人比着自己的女兒。身子又肥又大。還道是面貌相像。不敢相認。誰知這人回頭見了心聰。竟然走到這邊的包廂裏頭。對心聰喚了一聲父親。這纔知道果然是自己的女兒。就彼此各講了一番別後的話。講到傷心的時候。他女兒倒也並沒有怨恨父親的意思。末後心聰問及女兒。怎樣會一個人來看戲。以及眼前的境况。纔知道女兒自從賣在雉妓中賣淫以後。幸虧花運亨通。照顧的游客不少。那鴛婦也

就另眼相看。做了一兩年光景。鴉婦又買了兩個十五六歲的幼妓進來。却一併教心聰的女兒教管。鴉婦只管吸他自己的鴉片煙。這兩個新買進來的。倒彷彿是心聰女兒的討人。要打要罵。竟隨着自己的便。又混過了一年。那鴉婦無端的一病去世。又沒有一個近房親戚。心聰女兒。從此接了那鴉婦的後任。鴉婦在日。是吸鴉片烟的。所以三個人所獲的夜資。尙是沒有錢多。心聰女兒並不吸煙。自己高興。做一戶兩戶客人。倘不高興。好在還有兩個人做着。常言講得好。飽煖思淫慾。心聰的女兒。當日在這淫字上。很受了一番皮肉的痛苦。此刻却成了個自由身體。把身子養得胖胖的。結識了一個像是包探夥。又像是巡捕樣兒的人。恰值陝甘一帶水荒。有人把那地方女子。拐到上海來賣。心聰的女兒。就買了幾個。中間有很愚蠢的。轉賣到奉天營口等處。竟在這個上得了甜頭。漸漸心粗膽壯。專和姘夫幹着這販賣人口的犯法事兒。這一天

在戲院裏與心聰見面。究屬是父女天性所關。也不怪父親當日把自己賣入野鷄妓院。況且現已苦盡甜來。因彼此講了幾年沒有見面的衷曲。知道父親孤身無靠。就把他留在妓院內去寄宿。心聰本是不拘小節的。覺得比住在編輯部中。舒服許多。依然每天辦那一張小報。閒着沒事。就到各戲院去聽戲解悶。有時沒有錢用。問女兒索取幾個。過了幾天。忽然看見新聞紙上。登有莫榮律師繙譯胡逢辰。要招請一個深通中文的書記。薪水面議。心聰看了。想着逢辰曾經相會過幾面。何不逕去找他。祇要薪水賤些。想來不至拒却。豈知一見了面。逢辰也知道心聰品行不好。閒閒的講到薪水問題。逢辰本心願意出二十塊錢。却叫心聰自行定價。心聰開口。祇要每月十二塊錢。逢辰貪圖便宜。就把心聰留着。叫他襄理筆墨。從此以後。他借着律師的牌子。在外逢人招搖。女兒的姘夫。很認識幾個包探和巡捕樣的朋友。所以請着律師到堂辦理案子。

的事很多。心聰把這些案子。就和逢辰兩個。在莫榮事務所承辦。逢辰見心聰居然每月有幾筆生意。小人以利結合。頓時十分知己起來。恰好花艷紅結識的情人。也和心聰女兒的姘夫相識。被心聰知道了一個底細。又知道春良是個有錢的主戶。就把艷紅帶到逢辰寫字間內。教給艷紅一定和春良脫離關係。另外再要索還五千塊錢衣服首飾。不過索到了手。須得二一添作五。平均分派。艷紅見自己的首飾。都隨身帶着。存在春良處的衣服。也祇有一千塊錢左右。當真能夠索取五千塊錢。就是平分一半。第一到手的數目。比衣服的數目。反又多過一倍。第二和春良脫了關係。省得再要提心吊膽。因此一口應許。誰知把春良叫到了寫字間。逢辰再三的軟騙硬說。春良胸有成見。祇願拿出二千塊錢完事。這二千塊把一千給了艷紅。自己扣了一千。那幾箱衣服。倒覺不便扣下。祇好眼睜睜的讓花艷紅拿去。當花艷紅連來幾次的時候。逢辰也

曾和艷紅眉來眼去。却因他托着自己辦事。若使勾搭上手。恐怕律費上不好。多問他要錢。所以假裝著規矩。此刻艷紅走了。心坎裏倒有些說不出的情形。心聰早已看得雪亮。對着逢辰笑道。艷紅你看得上眼麼。逢辰道。他沒有嫁給春良的時節。我們常常在一起的。此刻想不到倒便宜了他。心聰道。便宜甚麼。逢辰道。衣服洋錢。不算便宜麼。心聰道。我不是說他的衣服洋錢。祇問他這個人。你可看得上眼。逢辰嬉開着嘴笑道。這種人真是漂亮。可惜事已完了。人也走了。心聰道。當時我能彀帶他前來。難道就沒有第二次的手段。俗語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請問你懸賞多少。如果彀得到我的希望。管教你手到擒來可好。逢辰道。你又要故意爲難了。我們自己兄弟。你要什麼。我總能够依你。心聰道。我的意思。還要求其遠者大者。逢辰聽了。呆木着有些不解。心聰起身。把寫字間門。碰的一聲關上。始對逢辰道說。你既然講是自己弟兄。我也不敢不推。

心置腹的相待。不過從古至今第一沒有良心的就是女子。那做過妓女的。更加是不堪過問。我從前不是也在婦女身上。着實化過冤錢不少。幾乎立身不住嗎。甚至妻女淪落。在你面前。不容隱瞞。況且我女兒帶着艷紅來過幾次。也瞞你不得。講到婦女身上。就拿花艷紅來論。嫁給了春良。又不少穿。又不少吃。春良的年紀。也與你彷彿。那一件不稱他心。却偏偏還要結識外好。此刻臨了。白拿了他衣服首飾之外。還敲到了二千塊錢。你想這種人還有天良麼。怪不得上海那種浮猾子弟。專一勾引人家婦女。他這宗旨。乃是取財不取色的。等到把那婦女的錢財。或是首飾。騙到手上。即便拂棄不顧。這也是天道好還。那些姨太太和妓女。在主人或客人身上。敲脂刮髓的收吸下來。却現現成成的被那些浮猾少年。隨手拿去。毫不費力。好在你年紀甚輕。若要幹那浮猾少年所幹的事。我就助你一臂之力。逢辰道。既然玷污了這人的清白。還要吸取他

的錢財。未免太很心了。我想錢財上兩不來往。祇要把這人想得到手。也就心滿意足。心聰道。你吃的繙譯飯。專一望人家涉訟。纔可以吃飯過日。却要講那仁義道德。叫我也難以效勞了。逢辰道。依你主見。須怎樣呢。心聰道。依我主見。自然先行把他勾搭上手。爲第一步。逢辰道。此刻他這人在那裏。心聰道。起先和我女兒住在一起。因爲久住下去。彼此不便。現遷在一家旅館裏頭。每天不是我女兒前去望他。就是到我女兒家內閒談。逢辰道。他不是另外有個人麼。心聰道。起先怎麼沒有。就是春良兌給他的那隻鑽戒。被這人騙上了手。一去便不來了。逢辰道。這人莫不就是你講的浮猾少年一類人麼。心聰道。倘然不是這一種人。我也不長長一大篇的講給你聽了。逢辰道。他住在那一家旅館內。我們可要出了寫字間就去。心聰道。今天去不成了。要去須得我女兒同去。我和他雖然天天見面。他很瞧我不起。不十分和我兜搭。我女兒因昨天從這

裏出去。趁電車下車的時候。一個不留意。損了腰。他已懷了八九個月身孕。昨晚忙著請醫生穩胎。恐怕須要過一兩天。纔可以同你去呢。逢辰道。怪不道你令媛的身子又粗又大。既然閃損了腰。你何不與我商議。送到我家母舅醫院裏去醫治。豈不省便。心聰道。此刻他已請了醫生。日後臨產的時候。再到你令母舅醫院裏去罷。逢辰笑道。我要問你。這是我們曖昧的事。如何可以使你令媛知道。還要叫你令媛居間牽合。心聰道。從實講給你聽了罷。不但你看上了他。我女兒也早看上了他了。逢辰詫道。你令媛看上他什麼。心聰道。也看上他衣服首飾。還有二千塊的現錢。逢辰道。這用什麼手段去看上他呢。心聰道。此刻也不用和你明說。過後再當給你知。你此刻急於要相識他。我先幫同幹你的事。償你的心願。就是。但剛纔和你講的。須要重賞。你先賞給我些什麼。逢辰道。一共二百兩銀子。被你先扣頭扣了去。春良拿出來的二千塊錢。艷紅

拿了一千。這裏一千須要交給律師。我除掉規定的回扣。一個錢好處都沒有。你要我的重賞。我就把這回扣送給你一半。你道可好。心聰心想分給一半。先拿他一百五十塊錢。也是落得的事。當即含笑答道。銀錢乃一小事。我今天拿了。無非仍舊要結交在你們二人身上的。計較出什麼來。逢辰從前在金鴻身上。也曾浪費過來的。甚至生生把個海南中學斷送。此刻做了律師的繙譯。鳥七八糟攪來的錢。甚是容易。見心聰答應着。要一百五十塊錢。即便開了鐵箱。如數交給與他。其實在艷紅身上分肥的一千塊錢。那裏還去交與律師。被心聰拿去了一百五十塊。還能淨到手八百五十塊錢哩。心聰拿了這錢。也不道謝。見天光將晚。就回到女兒家中。早把逢辰的事。置之肚外。他女兒倒真個在那裏計算艷紅。欺着艷紅沒有安身的所在。見他又有衣飾。又有銀錢。就慫恿他合開野鷄妓院。說是長三么二。遇到客人不好。尚有漂賬的事。惟有這雉

妓院現錢就做。祇銷化了一注本錢。買上一兩個面貌好的。整理出來。讓他們晚飯後去上茶會。茶會回來。就在弄口站着。怕不每天有幾檔乾濕好裝。客人看得上。還好做局。還好留夜廂。我們毫不費力。每晚一個人的身上。最少有八塊十塊的錢。倘然買上三個四個。豈不每晚就有三四十的進款。艷紅居然被他說動。拿出了三百塊錢。不到幾天。就有人領兩個十三四歲女孩子來。面貌還長得不差。不過身價大些。俱要五百塊錢。艷紅究竟是外行。不敢一個人獨幹。和心聰女兒兩個人合買下來。起先住在心聰女兒家裏。覺得不便。及至住到旅館。又覺開支太大。此刻買了這兩個女孩子。恰好心聰女兒隔壁。有一上一下的房屋空着。覺得彼此又有照應。因即搬了進去。佈置就緒。便漸漸的一個人覺得有些寂寞。也是和逢辰淫緣湊巧。逢辰化了一百五十塊錢的重賞。重托心聰。心聰並不去牽合他們。艷紅偏會找到逢辰寫字間內。反把心聰嚇

了一跳。還算萬幸。逢辰跟着律師在公堂上。約略刺探了幾句話。知道艷紅竟是拿着豬頭來尋廟門。心聽深恐自己所用的。一百五十塊錢不妥。不得不替逢辰夾七夾八的說些傾慕的話。艷紅也不答應。也不拒絕。隨便談着。直至將近五點鐘散寫字間的時候。逢辰纔從公堂回來。一手還挾着一包案卷。見了艷紅。真是喜得話都講不出口。心聽見逢辰回來。站起來道。好了好了。我替你招待了許久了。此刻你已到來。我可以卸責了。說着立起身來。隨手把門關上。將逢辰艷紅關在裏面。竟自走出外去。逢辰見艷紅裝飾得比平日更覺嬌艷。心花怒開。寫字間門既關上。斷沒有第二個人進來。自然漸漸涉以遊語。和艷紅親近起來。艷紅本是上門來尋主顧的。那裏還有不願俯就之理。當晚就同到一家大菜館吃了晚飯。艷紅托膽無憂的把逢辰帶到自己借的屋內。逢辰見這房屋。乃是一上一下。下邊客堂後面的扶梯脚下。却用板壁隔了一間房。

間。見也有門帘垂着。裏面有電燈雪亮。隨手剛把門帘一揭。被艷紅用力扯住。逢辰慌忙把手放下。却早見裏面有一男一女坐着。那男的已有四十外年紀。女的却祇有十四五歲。心中暗暗納罕。早被艷紅雙手抱住直洩上樓。見那扶梯上面。也是個小房間。艷紅把逢辰帶到客堂樓上。自己房間裏頭坐下。這房間雖不甚大。却收拾得十分精緻。逢辰坐定之後。輕聲問道。你和人家合住的麼。艷紅道。我一個人住的。我從實和你講了罷。你跟了我來。是要來做這裏老班的。說着含笑和心聰女兒合夥。買了兩個做雉妓的女子。剛纔樓下見的。正是從外兜攬了客人進來的。話說了一遍。逢辰道。這樣講來。你不是也是野。說到野字。覺得太不成話。連忙將鷄字囁住。艷紅道。你可是疑心我也幹這個事麼。我不是野鷄。是野鷄的娘。我若要吃這一碗飯。也不和春良斷絕。也不再來找你了。逢辰在從前時候。母教綦嚴。從不敢在外停眠整宿。就是和金鴻那樣。

的綢繆繾綣。每晚到了十點鐘後。就要趕緊回家。後來因他娘管得太緊。又把妻子也帶到或是戲院。或是遊戲場去。就母子間齟齬起來。暗中却不許母舅許頌三。在母親房中寄宿。作爲要挾條件。果然他母親從此以後。就不敢十分約束他。此刻到了艷紅房中。自然放着大膽。加着在大菜間中吃了幾杯酒。兩個人便乾柴烈火。幹那酒字下面的字。從此以後。彼此打得十分火熱。逢辰彷彿真個做了雉妓院的老班。把家中的老母姣妻拋掉。事務所內。多了個蘇心聰。做成一狼一狽。幾乎無惡不作。起先凡遇案子進來。把公費差不多吞去一半。餘下的一半。解給律師。過了幾天。却有個人托打一張買辦的合同。指定請莫榮律師。做個見證。這做買辦的行家。生意非常發達。雖不要買辦墊本。却要他拿出道契的產業作保。這買辦因沒有道契產業。拿了一家銀行中價值七八萬的股票出來。那行家把買辦的合同。簽了字。就將這合同和銀行股單。一

併保存在莫榮寫字間的鐵箱內。恰好莫榮要回國一次。見逢辰幫着自己辦事。尙覺誠實。又因彼此共事了兩三年。臨走時就把鐵箱上的鑰匙。交給與他。誰知艷紅結識逢辰。起先如夫若婦的上戲院。或是遊戲場。甚是有興。不滿一月。就覺得有些厭倦。却找到一家總會裏去。借着又麻雀打撲克來解厭。那裏料到入此迷途。竟就可以傾家蕩產。不上半個多月。兩個人就輸去了二三千塊。把在春良身上攪到的每人一千。完全輸掉。尙還不穀。艷紅祇剩了些衣飾。逢辰雖然尙有一二千塊錢私蓄。可憐也陸續的輸個罄盡。祇因總會裏頭賭錢。名雖不是麻雀。便是撲克。其實麻雀撲克之外。一到更深人靜時。就幹那牌九搖灘的輸贏。十家中倒有九家如此。所以輸贏很大。逢辰和艷紅兩個。偏偏輸得更多。甚至艷紅把所有的首飾。盡行典質。甘作孤注一擲。那得不金盡囊空。到了這個時候。二人愁顏相對。一些興兒都鼓不起來。想和心聰的女

兒商議。却因他將近臨暮。已經住宿到頌三的醫院裏頭。第二天。在寫字間內。和心聰偶然談及。心聰笑道。不是我年紀大上一二十歲。說你沒有見識。有整萬的款子放在手頭不動。却要愁眉哭臉。豈不好笑。逢辰道。你又和我頑笑了。我倘然有整萬的款子。還肯一連兩晚。和艷紅悶坐着。不想去翻本麼。心聰指着鐵箱道。這裏難道沒有整萬的款子在內。逢辰怔了一怔道。這裏面都是些契約。那裏有甚麼款子。心聰道。許多銀行股單。算不得現款麼。逢辰道。這如何使得。倘被莫榮回來觀破。那還了得。心聰道。這是權宜之計。難道你沒有翻本時候的。不過暫且借他一用。一翻了本。馬上贖回。可知道莫榮回來。尙還有一個多月哩。逢辰搖頭道。這是斷斷使他不得。口中雖是這樣的講。心中早已有些活動起來。到了次日晚上。那家賭錢的總會裏。逢辰和花艷紅。竟又坐在灘場上做着上風。不過越想翻本。越是輸得很凶。下家見他們資本充足。大家得

了寶路。儘着死力的打。一場灘把逢辰艷紅輸了一萬多塊洋錢。大家垂頭喪氣。而回。逢辰移用這銀行股單的存心。原想依着心聰的話。暫時抵押一萬。左左。把從前輸掉的恢復回來。忙把這股單贖回。等到莫榮回滬。自然一些破綻。沒有。誰知空打了如意算盤。第一晚贏了二三千塊錢。已翻了一半的本。尙不知足。第二晚偏偏要做上風。竟輸到一萬以外。到了這個時候。知道已是無從彌補。祇得再把股單做那第二批的抵押。又整整的出外偷抵了一萬塊錢。乃心聰日間和逢辰在一個寫字間內辦事。夜間又與艷紅比室而居。早得了這個消息。暗想此事不好。萬一再輸下去。永遠贖不回來。那莫榮已經回到上海。查破了這件案。我不是個造意犯麼。此刻再要阻止。已是不及。倒不覺擔起滿腹的心事來。着實躊躇了好一會。復自忖道。他既然移動這股單。我何不也借這股單。和他一同前去賭錢。若是贏了回來。大家安然無事。萬一再輸下去。不

妨另外想個法兒。逼他寫個字條給我。這私押股票的事。不准牽涉到我身上。況且實實在在。是他去輸掉的。諒他抵賴不來。當下定了主意。等逢辰到來。故意問道。昨天晚上。可曾翻了些回來麼。逢辰道。再也不要講起。心聰隱隱約約的道。莫榮回上海的日子。大約最多只有一個月了。你到要預備着纔好。逢辰見問。再也答不出口。心聰又接着道。我這幾天也想活動活動。何妨多一個人。可以帮着看看風色。如果今夜手色不妨。有人提破了你。還有明夜。不要祇顧往下追去。本來賭錢的事。也要耐着性兒的纔興。否則想翻本。越是輸錢。我們第一起先動手的時候。要看手色。祇要手色一好。一萬八千塊錢。那消一夜兩夜。怕不一齊翻了回來。逢辰正因每晚輸得太大。心中有些害怕。聽心聰所講的話。甚爲近理。即允許道。你要同去也好。吃了晚飯過來。可以試上一試。當晚果然三個人一同前來。那天雖然並沒有輸。却也並沒大贏。一連又是四五夜。

逢辰的母親忽然肝胃病復發。呻吟床褥。十分利害。故此白天沒有到事務所辦事。挨到下午。正想抽一個空。到花艷紅家裏去坐坐。却聽得有人叩門。其時逢辰在樓下。遂即親自去開。見一窠風擁進五六個人來。逢辰既然是個繙譯。公堂上進進出出慣的。認識這幾個人。都是新署和捕房的包探。最奇怪的是花艷紅也在其內。知道有了禍事。驚得身子麻木了。動彈不得。然心上雖是突的亂跳。却暗想自己祇有今天沒到事務所去。難道股單的事。竟就發動了麼。莫榮回到上海。也沒有這樣的快。內中有個和逢辰最熟的包探。早開言道。胡先生。今天有一件拐賣案子。請你到堂上證明一下。艷紅接着說道。就是大媛大寶。被他父母尋到上海來。說是我們拐買來的。其實冤有頭債有主。我們有心聽女兒來頭。儘管到堂上證明。就是把大寶轉押出去。也是妓院中常有的事。怕他什麼。逢辰纔知道另是一重公案。即對着包探道。這一件事。與我什

麼相干。要勞諸位的駕。那包探笑道。我們也是奉堂上差遣。牌票在此。請胡先生自己看罷。說着把懷中的牌票掏了出來。逢辰接着一看。那案由也祇寫着係拐賣內關係人。逢辰道。這案內我何嘗有甚麼關係。艷紅道。大約大寶的押契是你寫的。你又具着一個中保的名字。自然是關係人了。逢辰艷紅和這些包探答話。並不打緊。逢辰的母親妻子。還有從前士杰和澣香生的兒子金官。早已一齊走到天井內來。逢辰的母親也忘了肝胃氣痛。見艷紅和逢辰所講的話。料定艷紅是逢辰結識的情婦。想要問個明白。那包探對着逢辰道。我們是奉公差遣。又是刑事案子。不能够遲緩的。請胡先生快去。好在胡先生熟悉公事。決不會怪我們沒有情面。說時竟像要動手牽扯的樣兒。逢辰見機。只得跟着他們便走。回頭喚着他母親道。母親放心。這案子裏從前有些關係。到公堂做個見證。就可以回來的。那包探不敢怠慢。帶着逢辰竟自去了。逢辰的母

親和他妻室。平日間雖然母不母。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此刻見攪出了事。就未免真情流露。一齊着起急來。澣香的後夫姓邵。和澣香兩個。早已到了廣東。祇得去把許頌三請來。將逢辰被公堂傳去的事。告訴頌三。就逼着他到公堂探聽。逢辰母親所講的話。頌三向來惟命是聽。當即匆匆忙忙的出外探聽。却去了許久許久時候。纔匆匆忙忙的奔回來。逢辰母親和妻子趕着問訊。頌三已打聽得明明白白。把逢辰平日怎樣和雉妓院的鴛婦姘識。怎樣和那鴛婦每晚出外賭錢。把錢輸得凶了。怎樣把賣的妓女轉押出去。此刻却被那妓女的父母找到上海。向公堂告發。纔把那鴛婦和逢辰一同拿去。你們見剛纔包探押着的那個女子。名喚花艷紅。就是和逢辰姘識的開妓院的老鴛。逢辰的母親道。逢辰瞞着我們。在外面幹這下流事兒。真是自作自受。不過雖和那野雞老鴛姘識。這件拐賣案子。如何會牽涉逢辰身上呢。頌三道。據說把那賣來

那妓女。這張轉押出去的契據。是逢辰寫的。並且還簽着中保的名字。所以牽涉他在內了。逢辰母親道。你去打聽的時候。可曾聽見堂上邊講些甚麼。這下賤的忤逆種。不知可曾釋放出來。頌三道等我趕到那裏。他們已押到捕房內去了。須要明天早上。纔得過堂。我因捕房裏看望了他一次。忙到這時候纔來。我醫院裏還有許多緊要事情。此刻要回去了。且等明天過堂。我再去走上一次。逢辰釋放不釋放就定了。說着站起身來就走。逢辰母親急一把扯住道。舅老爺。你到看得過的。還是醫院要緊。還是你外甥的人要緊。你且坐着。我再和你商議商議。頌三縐眉道。你也不用着急。船到橋頭自會直的。商議些什麼呢。逢辰母親道。人家遇到訟案。一定要去請個律師上堂。帮着辯護。逢辰自己做了律師的繙譯。難道倒不要去找一個律師麼。頌三道。莫榮還沒有來。除非另外出請。逢辰母親道。逢辰無論怎樣不好。終是你嫡親的外甥。還要看在我的

面上。這律師隨便你去請那一位。他們繙譯幫中。和逢辰認識的多。想來律師費也決不會多的。你既然事忙。可便去罷。明天逢辰回來最妙。不回來。你須趕緊來給我一個信。頌三去後。當夜無語。到了第二天十一點鐘時候。頌三又匆匆的走來。對逢辰母親說道。這案子還要過堂。逢辰母親道。這是什麼緣故。頌三道。轉押出去的那女子。是花艷紅和一家鄰居鴛母合買來的。昨天晚上艷紅在捕房內。說這女子的來路。是由他鄰居去兜買到滬。今天到了堂上。那鄰居沒有提到。所以須要過堂再訊。逢辰母親道。他可是聞風逃走了。頌三道。那倒並不是的。盡人講老鴛總是年老的多。這鄰居的鴛婦。却和艷紅一樣年輕。此刻住在一家醫院裏生產。不能到堂。須等他輕身之後。纔能提案集訊哩。逢辰母親道。逢辰呢。頌三道。仍回押到捕房裏去了。逢辰母親道。我們請的律師可曾講些甚麼。頌三道。律師請求堂上。准將逢辰交保。堂上說是刑事案子。不

能夠准。逢辰母親道。這不是須等那醫院的搗母輕身以後。方能覈到堂麼。說不定半個月。一個月。都會得擔擱下去。頌三笑道。這倒我敢保險。保你三四天內。那產婦就安全了。逢辰母親道。舅老爺真是變志。人家着急。你還這樣頑笑。說他三四天內。一定可以輕身。除非就在你舅老爺醫院裏。纔能明白到這個樣兒。頌三把手一拍道。照呵。倘然不在我的醫院。我那裏敢說這滿口話。逢辰母親和妻子趕着要問。頌三阻止道。你們不用慌忙。從實講給你們聽罷。那領事和陪審官剛坐到堂上。幾個包探。就陳說還有個案內要犯吳蘇氏。因爲臨產。寄宿在醫院內。現有醫生和醫院的保單呈案。據醫生說。即日便將生產。大約祇須半個月後。就可到堂。領事和會審官聽了。遂判把一千人犯。仍舊帶回捕房去。我退到交保間內。問一個相識的包探。纔知道花艷紅的鄰居老搗。就是這吳蘇氏。却就住在我的醫院裏頭。昨天我還在醫院內和他診脈。說他只

一兩天內必定要產。却不知道是這拐賣案內的一個要犯哩。逢辰母親道：我倒不懂。倘然他知道風聲。竟逃奔了。公堂上豈不要問你醫院裏要人麼。頌三道：我們醫院裏醫生出了保單。天然要負責的。此刻想必合醫院內的人。都已知道。把他軟禁住了。也不見讓他逃走得來。逢辰母親道：這老鴿的烏龜。可常到醫院裏來。頌三道：天下的事。真是無巧不成書。這一下。不但知道這將近生產的鴿婦。就是和花艷紅一起拐賣案內的要犯。而且這鴿婦的父親。都是我。和逢辰三年前的朋友。你道可是奇怪得緊。逢辰母親心在逢辰身上。本意不願聽這閑話。此刻忽然聽得這鴿婦的父親。共頌三和逢辰相識。又不禁問道：他父親是個何等樣人。你們怎樣和他相識。頌三道：我們朋友中有個姓范的。認識他。故此纔相識起來。聞說他不知道是祖是父。還是個有名的御史。他自己也是個實缺州判。在瑞徵署理蘇州藩臺的時候。參掉的。他却不拘小節。自

以爲詩酒風流。在上海濫嫖狂賭。攪得沒有下場。竟把親生女兒。買絕在雉妓院中。崑山有一個姓陳的。也是我們的朋友。和他也相識的。忽然遇見他女兒。在青蓮閣底下。十分詫異。當就找見了他。情願拿錢替他贖出。他却反怪姓陳的。不能救急在前。此刻女兒做了雉妓。再來假惺惺什麼。竟是一口回絕。以後我們這班朋友。就和他斷絕往來。他也不知道到那裏去攪了一陣。此刻他女兒竟由雉妓。開設雉妓院。做老鴇。他做了老鴇父親。尙還不足爲奇。今日纔知道。還和逢辰在一個寫字間。做莫榮律師的文案。那真是奇而又奇哩。逢辰母親道。我說舅老爺變志。真是變志。逢辰和他女兒。差不多已成一劫。你却像要和他聯什麼親戚。把他家世無端的詳述了一大篇。千句併做一句。揀要緊話講。這老鴇產後到了堂上。逢辰的身上。可能脫去關係不能。頌三道。逢辰和他女兒。你講已成一劫。倒未見得。我說逢辰和花豔紅。真是一劫。你想逢辰不

去妍識豔紅。那裏會每晚豔紅出去賭錢。把錢輸得凶了。沒法想纔把大寶去押掉。偏偏這張押契。却又聰明不過。要逢辰代寫。還要做上一個中保。照着這樣看來。逢辰想脫關係。恐怕未必脫得乾淨。不過律師講過。祇做一個中保。這罪孽也未必會過於重大。不過等這老鴛生產討厭。你們也祇得等着罷。我現在真要去了。你們要到捕房去看逢辰。儘管隨時好去。逢辰和幾個包探多是相識。所以一些都不爲難。說着告辭而去。又過了三四天。逢辰母親代逢辰所請的那個律師。忽然派了一個人來。請逢辰母親到寫字間去。逢辰母親正想細問來人爲了什麼事情。卻見頌三上氣不接下氣。慌慌張張的走了進來。逢辰母親還沒有開口。頌三把手帕揩拭臉上的油汗。略略坐息稍定。連連頓足道。逢辰真是荒唐。想不到還攪出這樣的亂子。那逢辰的妻室。在樓上聽見頌三到來。要探聽丈夫消息。走下樓來。見頌三神色大變。聽說另外又有什麼亂

子也不禁着慌問道。逢辰又出了什麼事。頌三歎了口氣道。說也話長。不是前天我講過的。逢辰和花豔紅轉押出去的姪妓。那原手買來的人。就是住在我醫院裏的產婦。他的父親。就是我們認識的蘇心聰。我前幾天想定主意。等心聰女兒生產之後。先安慰他一番。再把這案子和他的講明。叫他認在自己一人身上。就好設法把逢辰豔紅釋放出來。逢辰母親道。這件事都是豔紅害逢辰的。如何還要把豔紅一併想法釋放出來。頌三道。他們是連帶關係。要釋放自然一同釋放。故我同心聰女兒講明。另外再請律師。一方面替他運動。托他的膽。保他稍遲幾天。也可一同出外。等到逢辰出來之後。那個再去問他的信。誰知昨天心聰到醫院內來。看望他的女兒。竟把這件事與他講明。又說此事關係他非常重大。恐怕要坐牢監。他女兒被他一急。動了胎氣。昨晚就產了一個女孩下來。卻是產後血流不止。偏偏我們那個該死的醫生。不知怎樣。把瀉藥

水給他服下。頓時沖動血海。生生的把他沖得祇存一口氣了。及至知道誤事。趕緊設法挽救。雖然把血止住。但要保全性命。祇恐還很險哩。逢辰妻室道。我倒另外有一種設想。真個他產後送了性命。我說逢辰和花艷紅。完全可把這件案子。推在死人身上。祇要律師幫一下忙。怕不把案子註銷麼。逢辰母親聽了點頭道。這話果然講得不差。開野鷄堂子的老鴿。死了本來並不足惜。舅老爺最會大驚小怪。這又是逢辰母母話尙未定。頌三已把脚一蹬道。你們不要誤會。我昨天得了個消息。知道莫榮律師。已經回到上海。一時不及前去。今天一過九點鐘。就趕到他寫字間內。心想和他商議商議。或者可以攬個法兒。把逢辰釋放出來。剛剛跑進大門。扶梯還沒有上。逢辰用的茶房。往下直衝。見了我將我一把拖住。向外就走。我一些頭腦沒有。被他直拖到外灘草地上。纔喘了一口氣。對我說道。好險。我就問他有什麼事。這樣慌亂。他告訴我。有人托莫

榮存在保險箱內的銀行股票。暗被逢辰拿掉。莫榮尙還不曾覺着。那知逢辰把押據的底稿鎖在保險箱內。莫榮到寫字間。開保險箱。被他看見。還有蘇先生的一張便條。這押款內姓蘇的也用了二三千塊洋錢。當時就把姓蘇的扣住。那莫榮心裏又氣又急。即便打聽逢辰的下落。知道押在捕房內。頓時就把姓蘇的也扭到捕房。不然早堂就要審的。因爲莫榮要指定一個領事陪審。所以飯後再訊。茶房講完去了。我就慌慌忙忙的趕了來。你道這亂子鬧得大不大呢。逢辰母親和逢辰聽了。都面面相覷。開不出口。停了一會。逢辰母親纔歎了一口氣問道。你可知道這銀行股單。一共抵了幾千塊錢。是那一家銀行的。頌三道。我也問過。說是抵了一萬幾千塊錢。那一家銀行。倒沒有清楚。逢辰母親道。怎麼說他有這麼大的用場。用去了這許多錢。咳。這叫做自作自受。這時又回頭對着逢辰的妻室道。這也是你的苦命。我顧不得他了。頌三道。你顧不

得他。怕恐不容你不顧咧。逢辰母親不解道。我這樣的兒子。尙還要去顧他。除非你做母舅的。去拖他一把了。頌三道。我並不是講照顧和不照顧。這盜押股單。關涉洋商的案子。我想他一定立身不住。早到停兩三個鐘點。遲到明早。恐怕公堂上一定要來封門。那却怎麼好呢。逢辰的母親和妻子。這纔着慌起來。大家亂了一陣。想不出一個辦法。還是頌三有些見識。忽然鼓掌。籌出個計較來。話尙沒有出口。聽得太門上扣得怪響。彼此不免大驚。頌三壯着胆出去開門。却是金德馨到來。那德馨站在門口。對頌三和逢辰的母親妻室招呼一聲。即慌慌忙忙的道。我有個親戚在衙門裏。剛纔爲我自己的事。前去找他。得着逢辰弟的消息。說是盜押了銀行股單。立刻要來假扣家產備抵。你們快快商量一個法兒。把值錢的東西運掉。人也避開。趕快趕快。說着頭也不回。跑到和阿娥借的小房子中。阿娥道。你衙門裏去過了。德馨道。我正從衙門內來。這事

已與我親戚講明了。阿娥繆眉道。要到北京去。必得留心些兒。倘然遇到那個賊人。賊錢追得到追不到。是第二步。千萬須把他遞解到上海來。重重的使他吃幾年西牢官司。也可以出出我們這口惡氣。又對天上望了一望道。黑沉沉的天。恐怕將要下雨。或者要變雪了。德馨道。行李已經到了車站。管他下雨下雪。阿娥道。姓羅的屋內。傍的東西。已經一起拿來。祇少我一身雨衣。一下了雨。就覺不便。德馨因爲尙有別的事務料理。重行出外部署。到了上晚車的時候。覺得有些小雨。就僱了部馬車。直到火車站。阿娥買了張月台票。同到車上。不一時。那火車頭上的汽管。放得嗚嗚怪響。阿娥始叮囑德馨。早到早歸。辭別下車。眼睜睜望着火車開掉。始回身出外。却覺得冷風刮面。一陣陣的雨點。又急又密。陡然想着日間雨衣的話。此地離震武處不遠。此衣當時做他。也要三四十塊洋錢。目下銀錢來路艱難。我又坐着馬車。何不順路去灣一下子。把雨衣

取他回來。因叫馬夫把車子直拖到寶山路震武的門口。剛正停住下車。奇巧不巧的一聲門響。走出一個人來。阿娥留心一看。見是不認識的。就抽身直到樓上。揭開門簾。不禁心頭怦怦亂跳。自己也不知是怒是急。原來不但羅震武在內。並且用藥迷住蘇宜春。搶劫宜春珠飾的何步雷。也在裏頭。不但何步雷在內。連自己到北京。被騙去銀錢首飾那個姓楊的。也在其內。這一下有分教。

臨歧恩客傷心別。
窄路冤家劈面逢。

要知阿娥達到了這三個冤家。怎樣結局。且看下回分解。

海上銷金窟 第八回

社會小說
海上銷金窟
集五

第九回 大團圓三生完舊約 小結束一曲譜新詞

話說阿娥把金德馨送上火車。等到車已開動。退出車站之後。那漫天陰雨。下得又緊又密。忽然想起自己有套雨衣雨帽。忘落在羅震武處。羅家離此不遠。就叫馬車夫將車駕至羅震武門首停下。尙沒扣門。裏面剛巧送出個客人來。阿娥一瞧。並不認識。也就不去兜搭。趁勢往樓上直跑。見廂房樓內。燈光明亮。用手揭開軟簾。突然間見房內坐着三個人。一個正是震武。一個是自己和震武住在這裏的時候。見他時常來往。與震武同黨的何步雷。一個却萬想不到。竟是在北京被他刮去首飾銀錢的這個人。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但平日知道震武這班同黨的利害。頓時心中突突亂跳。手足幾乎移動不得。却很命

轉過身來。往下就逃。在阿娥的心理。以爲一到了馬路上。就可以報告巡捕。上樓拿人。自己又帶有兩個極熟的馬車夫。還怕他走掉不成。誰知震武等三個人。正在談論什麼緊要事兒。突見阿娥手揭軟簾。將要闖進房來。不覺各吃一驚。後又見他來不及的把身子退出。三個人中間的楊國裕。正是自己所做的事。冤家會面。再也不敢怠慢。急忙搶出房門。夾背心把阿娥一把道好。你敢有此膽量。找上門來。既然來了。可不用走。國裕話未講完。阿娥見來勢凶惡。心下着慌。口中早極聲喊出強盜救命四個字來。放開嗓子。要馬路上人都聽見。那震武見阿娥來時。早已心頭火起。此刻聞他叫喊。知道今晚萬萬不會和平了事。況且這樣的叫。被馬路上警察暗探聽見。撞門進來。那還了得。故此心慌意亂。在懷中掏出一支現成的十三響的手鎗。對准阿娥當胸。砰的一鎗。把阿娥打個正着。頓時倒在地下。誰知樓上這一聲鎗響。震武手下那個開門送客的

人眼見闖進一個女客上樓。這裏平時進出人多。不在心上。等到聽見樓上大
喊救命。急忙上樓觀看。那門口馬車上的兩個馬夫也聽見了。一同搶上樓來。
這時候正在間不容髮。見有人把手鎗對准阿娥開放。那裏敢上前攔阻。嚇得
退出大門。接連的大喊樓上有人用手鎗殺人。寶山路。乃是華租交界的地方。
路上警察密佈。此時恰是中國警察上差的當兒。十幾個人一隊。剛從震武門
口經過。瞥見大門開着。門口停着一輛馬車。兩個馬夫口中亂喊。聽得砰的鎗
響。知道定是有了變故。又見兩個馬夫。用手向門內樓上直指。警察隊長急即
取出個警笛。吁嚶嚶的一吹。彷彿發出兜拿要犯的號令。頓時分付十幾個警
察。留一半守住樓下。自己帶同一半。飛奔上樓。踏進客堂房間。果見一個婦女
倒在地下。失聲驚詫道。果真鎗傷了人。大家快拿凶犯。快拿凶犯。步雷和國裕
大驚呆得一些動彈不來。震武那支手鎗。依然握在手中。對準了幾個警察。把

手虛漾一漾。拔步想跑。那隊長倒很有膽量。也在懷中把手鎗取出。跟定震武狂追。震武早已跨上晒臺。隊長追上晒臺。震武回身就是一鎗。隊長側身避過。震武早又跳上隔壁人家的屋脊。那隊長就把手鎗照準。轟的還了一鎗。打個正着。把他從樓房屋面上一個倒栽葱。直摔到地。還恐被他走掉。急忙回下晒臺察看。見同夥的警察。已將兩個人拿住。都把雙手反剪。當即對他們說道。屋上那一個逃走的。已被我打了一鎗。跌下地去。我們可快下樓拿他。遂卽一窩蜂下樓。開着後門一看。見後門內一條窄弄。黑魃魃的。有一個人影。躺在地下。隊長知道他拿着手槍。不敢親自動手。叫幾個同夥警察。一擁上前。始得當場擒獲。在地下直拖進客堂。在電燈下仔細一看。這人閉着眼。已淹淹一息。性命甚是危險。隊長看他槍子受傷的所在。乃是腹部。重行找了一盒火柴。到後弄內。把他的手槍找到。那是殺人的證物。一定要解到廳裏去的。震武着傷雖重。

却已甦醒過來。身子雖不能動彈。口中呵唷呵唷的呼痛。隊長也不理會。祇在裏裏外外。重行搜查一遍。派了兩個警察。守住門戶。自己帶了同夥。押着步雷國裕。同到警區。另外三個警察。把震武扛着。區長見是人命重案。當晚解到警廳裏去。兩個馬車夫。乃是見証。自然也脫不掉身。到了第二日。先把阿娥屍身驗過。確係受彈身死。震武因受傷過重。暫行送入醫院醫治。步雷和國裕。釘錄收押。這件重案。闕傳出去。阿娥的關係。人金德馨。趕往北京。等到報紙見了消息。再趕回來。尙有幾天。耽擱。此刻在戈登路范雲飛洋房內。開設牙粉工廠內的盛蘊仙。和柳鰈鰈。兩個人對面坐着。就研究這重公案起來。蘊仙笑道。震武槍殺阿娥。一定是妬姦起見。但不知阿娥如何還肯趕到震武那裏頭去。這步雷和國裕。天然是震武一黨了。我們從前眼光。都是自命不凡。却和震武也結了許多時候的朋友。真是好笑。鰈鰈道。知人之明。本來很不容易。何況上海的

騙局很多。像震武這幾個人。可算得騙局中間的巨子。自然更不容易防他。蘧仙道。無論他怎樣的騙局利害。九九歸原。終逃不了一個法網。鰥鰥道。他們犯的是搶劫案。又是人命案。祇恐還要把軍法處治哩。蘧仙道。怕不一個個訊實了。一齊鎗斃。言時見有一個侍役。遞進一封電報來。蘧仙拿到手中一看。連稱巧極。鰥鰥留心看那電報封面。乃是從菲律賓濱拍來的。知道是嚴節之的電報。遂幫同把電碼譯出。乃節之偕宜春准。明春二月十五日抵滬。寥寥十五字。鰥鰥道。真是巧極。步雷當日和蘇宜春的一重公案。正要等他們來證明。蘧仙道。天下事無大小。往往總是個久合則離。久離則合的局面。前幾年你一時乘興編了個花選冊。我們幾個人。每天的花天酒地。就是震武也夾雜在中間。自從雲飛的華英一死。我們幾個人也各於各的事。勞燕東西。這就是久合則離的時代了。前天接到范雲飛要到上海來的信。接着就破了震武幾個人的案子。

今天又接到嚴節之電報。這不是又到了久離則合的時候麼。這一次雖不是患難之後。良朋團叙。倒也不少滄桑之感哩。光陰易過。匆匆的過却歲尾年頭。早又是上燈佳節。范雲飛帶同眷屬到了上海。仍舊住在大雄旅館。雲飛一到之後。先要完他自己的一樁大事。因爲他自從華英去世。商業上又連連失敗。身體就虧弱下來。乃至回到家鄉。害了一場大病。其時設立着一個中學校。又被軍人生生的蹂躪掉了。這病就漸漸的愈加沉重。幸虧他正室夫人。和華英的妹子瑞英。衣不解帶的伏侍。一病經年。剛纔全愈。誰知雲飛夫人侍病的時候。未免耐饑受寒。失於調養。身體本來又弱。因此也就生起病來。比雲飛更是利害。病久了竟成了個病癆。雲飛究屬留心外務。祇剩了瑞英一個人服侍。甚是不便。遂把他送入西人所設的醫院中。足足養了半年的病。始得漸漸回復。夫婦兩個商議。想把瑞英擇一個門當戶對的親事。微微的露些口風。講的瑞

英知道瑞英起先尙是含羞不肯出口。問得急了。始說要遵姊氏華英臨終的遺言。決不再嫁他人。情願替雲飛鋪床疊被。終生不離。雲飛夫婦再三勸諭。竟是不聽。夫人就勸雲飛娶了瑞英。完了心願。并且感激病中瑞英侍候的深情。自願不分大小。以姊妹相稱。雲飛知道已無商量餘地。況且自從他夫人病後一切家務。差不多完全由瑞英一個人主持。倘日後真個把瑞英嫁去。倒也深感不便。故此也就應允。他夫人心中很是歡喜。即和瑞英講明。瑞英遂了心願。心中自然也是非常樂意。却發了個獸念。想起姊氏華英。當日和雲飛何等恩愛。不料沒有過着享福的日子。就此一病不起了。我却幸虧姊夫和姊姊。纔和母親講明。把院子收掉。不然怕不是依然在青樓中賣笑度活了。姊姊臨終的時候。叫我一定嫁給雲飛。一來算做姊姊的替身。二來也可以使姊夫見新人。思及舊人。此刻果然將成事實。不知道姊姊在冥冥之中。知道沒有。又想到華

英是死在戈登路房屋裏的。我們完聚。應當趕回上海。仍舊在戈登路公館中團聚。姊姊英靈不遠。也好使他快活快活。索性把姊姊放大的照相。掛在房中。祇少了一口氣。不是依舊我們三個人聚在一處過活麼。定了主意。就和雲飛夫人講明。要到上海公館中去結婚。雲飛因爲一班舊友。差不多都在上海。所以也甚歡喜。夫人又幾番相勸。不可欺負瑞英。當作側室。必須要行正式婚禮。庶不負瑞英兩番病中伏侍的恩義。遂決意略行收拾。同到上海。夫人所生的兩子兩女。都在求學時代。分頭送到學校中去。雲飛夫婦和瑞英。仍舊帶了老傭婦金媽。老僕張福。車夫阿福。主僕六人。由安慶落船。徑到上海。雖然早日有信給與蘆仙。請他把正屋讓空。究屬借給他開設工廠以後。房屋難保沒有更動。不如竟到從前自己開設的大雄旅館。暫行下榻。遂把行李。完全車送三馬路大雄旅館。旅館中見舊東來了。條已數年不見。幾個從前雲飛用過的人。大

家上前問好。應酬得異常周到。自不必說。雲飛在船上顛簸了幾天。當下歇息一宵。次日命茶房僱了一部馬車。直達戈登路舊日的公館中。蘧仙和鰈鰈見是雲飛到了。故友相逢。歡喜不盡。蘧仙對雲飛道。我接到你的信後。這裏上下十間房屋。樓上五間。已經打掃乾淨。樓下仍舊留着辦事。我想你五間屋子也儘敷了。雲飛道。儘敷儘敷。說時一同到樓上看了一遍。見收拾得果然十分清潔。但是動用家伙。大半帶往安徽原籍。覺得甚是空空洞洞。蘧仙道。新房內器用。天然你自己去辦。其餘我家中儘有。可以借來。若是大件東西。我因辦過廠中的生財。與木器店認識。也可以暫行借用。如果你仍舊要在上海居住。不妨緩緩再辦。雲飛連稱很好。三個回到樓下坐定。雲飛道。你既然有熟識的木器店。明後就一同前去。應該買的租的。都去當場揀定。這裏我後天遷來。你蓋的那所新屋。大約幾時可以完工。蘧仙道。祇少裝修沒有齊全。大約下月初就可

完工。一完工我們就遷在新屋中辦事。你們賢伉儷安安逸逸的住下去罷。雲飛道。我祇恐尙要回鄉。或是兩方兼顧。在上海住幾時。在家鄉也住幾時。蘧仙和鱧鱧同聲道。這樣很好。你的吉期是那一天呢。雲飛道。日子還沒有定。且等佈置定妥了。通告親友。大家吃一杯喜酒。鱧鱧道。雲兄你休怪我問得奇怪。前年秋間你到上海的時候。我還問及你這位未婚夫人。你說要和他揀門當戶對的人家。我勸你把他納了。你却正言厲色對我說道。此生已經參透情關。這事萬萬不願再幹。如何此刻竟要遍告親友。吃你這喜酒呢。雲飛道。我並不是始終易轍。祇因前年回家後一場大病。你知道的。我病好了。拙荆又是一病。幾乎半死。我們夫婦這兩場病。多虧他衣不解帶的伏侍。幸而都沒碍事。我就想起從前在這裏的一場病來。我的病體纔好。他姊姊華英。即便積勞成疾。竟致去世。臨終的時候。一定要我取他妹子。好讓我見他妹子。就是見他的意思。等

到華英死後。沒有幾個月。我就遷回家鄉去了。留心替他覓一個對頭親。誰知他總是一口回絕。去年我們兩夫婦病愈。又想給他提親。並且叫賤內婉婉的勸他。他纔講出心事。說是一定要遵他姊姊的遺言。倘然不能覓嫁給我成爲夫婦。便一輩子不願出姓范的大門。賤內也因爲近來一切家務。完全由着他一人操持。所以聽了他這番話。反回過身來勸我。並道我萬一不允。他要出面替我辦成這事。就是這次不在家鄉成禮。一定要趕到上海。也是他們二人之意。想要熱鬧一下。從前納他姊姊的時候。一班舊友。鬧了兩天。此刻不知可仍團聚得來。蘧仙道。朋友是依然不會少的。不過我們往日常叙的一班人。却不堪回首了。雲飛笑道。人生叙散無常。也是常有的事。何至不堪回首。蘧仙也笑道。你還沒有知道呢。我們一班朋友之中。差足欣慰的。祇有一個嚴節之。去年底。接到他的電報。說下月內帶同宜春回滬。大約趕得到你喜期。豈不是件

快事。其餘簡實說。祇剩我們三個人了。雲飛驚道。怎樣講。陳雪岑弟兄呢。羅震武呢。許頌三胡逢辰。還有個金德馨呢。鰥鰥道。你難道不看報紙。連羅震武和胡逢辰兩個人的怪事。都沒有知道麼。雲飛道。近來政事攪得烏煙瘴氣。一見了報。就令人煩惱。所以我自從病後。竟然沒有翻過一張報紙。震武等究竟攪出什麼事情。鰥鰥道。還有個怪物蘇心聰哩。雲飛道。是呀。心聰近又怎樣。蘧仙道。說起來千頭萬緒。一時也無從細述。祇好聊表的講幾句罷。陳雪岑兩弟兄。在上海逍遙浪蕩。直到生生把個老母氣死。纔得猛省回頭。回到崑山家鄉而去。聞說已家業蕩然。許頌三他有行醫的本領。世務也深透了。最奇的就是他。那位賢外甥胡逢辰。把個海南中學攪掉之後。在莫榮律師那裏做了繙譯。有個花艷紅。也是花選中的上等人。物。諒你尙還記得。雲飛凝神想了一會道。可。是陳春良做的。鰥鰥道。一些不差。蘧仙道。正是他。他嫁給了春良。仍舊在外結。

識情人。春良想攆掉他。他却找到胡逢辰那裏。請了莫榮律師。說春良虐待。要求贍養費離婚。春良晦氣。臨了兒還化掉了二三千塊洋錢。始得了結。那花艷紅離掉春良之後。就和逢辰妍識起來。艷紅好賭錢。逢辰也跟着他賭。大約又入了騙局。兩個人把所有的輸個精光。剛正他東家莫榮回國。逢辰就把鐵箱打開。將人家請律師保存的銀行股單。私自拿去盜押了幾萬塊錢。這件案子尙沒有破。却另外發生了一件案子。拿到捕房裏去。雲飛道。逢辰倒也胆大。又犯了什麼案兒。蘆仙道。我所講離奇古怪的事。要開幕了。蘇心聰不是有個女兒。賣在野雞妓院內麼。心聰便眼開眼閉。吃他的安逸飯兒。靠着女兒過活。後來不知怎樣。逢辰繙譯處少了個文案老夫子。登在報紙上招請。心聰一見。就作了個毛遂自薦。他女兒有個姘夫。大約是包探和巡捕的一流人物。倒每月很有幾件案子。去托逢辰經辦。逢辰見都是心聰兜攬來的生意。彼此臭味相

投成了知己。誰知禍水來了。他女兒買了兩個來路不明的女子。大半是拐騙來的。叫花艷紅也拿出一半身價錢來。算是合買的。便使這兩個女子。每夜沿路拉客。作那求牡的生涯。不料被兩人的父母知道。尋到上海。就在公堂上告發。立刻把艷紅捉了進去。却把逢辰當作開妓院的老班。也一籀腦兒捉進。因心聰的女兒懷孕在身。將近臨盆。留在醫院裏頭。沒有質訊。逢辰還想把自己卸輕。設法交保釋放出來。那莫榮已回到上海。在他的事務所中。察出盜押銀行股單的事。就此發作。恰好現現成成逢辰押在捕房。即請堂上給諭。假扣逢辰的家產。逢辰處的消息。真是靈通不過。堂上還沒有給諭假扣。他家中早已得知。母親妻子。一籀腦兒的合家遠颺。莫榮落了個空。把逢辰和心聰兩個人辦了五年的西牢。雲飛道。如何心聰也在其內。蘆仙道。在一個寫字間內。自然是合夥幹的事兒。雲飛道。這也是他們的罪有應得。但他家中人匆匆忙忙逃

到那裏去呢。蘧仙道。他的妹子改嫁在廣東。聽說舉家遷到廣東去了。雲飛道。這種事情。果然可以算得離奇古怪。我倒還要急於知道羅震武幾個人的事哩。蘧仙道。說到這件案子。更複雜了。鏢兄有剪下的報紙。請他拿出來給你瞧個明白罷。說時鏢鏢尋出剪下的一疊報紙。都黏在白紙之上。細細順序看將下去。恍然大悟道。我向日和他們聚在一起的時候。惟有對於震武。總不敢和他親近。卻又不能設證明他壞處。這案子居然發作。也是天發其奸了。又把報紙最後黏着的。看了一看道。既經歸軍事範圍。把三個人當盜匪辦。恐怕即日就要鎗斃。只是我看報上又說他大腸潰爛。一個人鎗彈穿入腹內。腸部是受傷不起的。既然剖腹將彈子取出。應當漸次醫好。否則必在取剖的時候送命。那裏有取出彈子之後。重行大腸潰爛的道理。這正是他作惡多端。所謂死有餘辜。因為爽爽快快的鎗斃。尙還不足蔽辜。故此一定叫他活活受罪。從內腑

潰爛出來。使他求死不得。求生不能。蘧兄和鰈兄你道是麼。蘧仙和鰈鰈均點首不迭。雲飛又問道。震武的案子。爲什麼鰈兄十分鄭重。把報紙都完全剪下。留着鰈鰈道。雲兄這個意思都不知麼。不是報上載明在震武家中搜查出一萬幾千塊錢鈔票現洋。又有幾千塊錢的金珠首飾。你想節之的夫人。不是被姓何的劫去許多首飾麼。好在節之不日來滬。我把剪下的報紙送給他。叫他帶同夫人到軍政府去。把搜出的贓物認上一認。如果有夫人的失物在內。落得設法去領他出來。雲飛恍然道。這主見果然不差。鰈鰈又道。我急問你。你的吉期。到底定的是那一天。雲飛笑道。連我自己都沒有定。節之急回上海。我就等他到了。纔舉行我的婚禮。多一個知己朋友。豈不是愈加有興些兒。蘧仙鰈鰈同聲贊成。當時又講了些傍的話。一同出外。到四馬路一枝春大菜館。午餐已過。晚餐尙早。只算是吃了一餐點心。三個人把盞談心。刀叉並舉。正是酒逢

知己。又並都是好量。彼此開懷暢飲。酒到杯乾。雲飛忽又問道。鱒兄你所編的花選冊上。一共是七十二人。此刻到底還有幾個人存着。那正選的十二人。還有幾人。鱒道。近來偶有應酬。檯面上叫來的人。竟然難得逢着。是花選冊上相識的。可知早已雲散風流。正選的十二個人。更加一個都找不出了。雲飛唏噓道。勝會無常。盛筵不再。前人所講的話。是不錯的。鱒道。雲兄。你浩歎倒也不必。最可惜的。就是你那位華英。然而他妹子做了替身。也可稍弭缺憾。其餘像蘇宜春嫁了節之。可算得姻緣美滿。月華嫁了我也算相安無事。最得意的。倒是小紅。聞說嫁了前任總統的兒子。還是文明結婚哩。蘆仙道。千紅萬紫。轉眼皆非。古人以花比美人。其實花即美人。美人即花。鱒兄花選上的人物。差不多事隔七八年。自然是芳菲歇絕。萬象皆非了。此刻花國中間。後起的人材。倒也不少。雲兄如有豪興。何不仍強迫鱒兄。再辦一次花選盛舉。豈不很好。鱒

道。算了算了。那是逢場作戲的事。可一而不可再的。不過我却有個意思在此。等雲兄和他那位新夫人結褵的吉期。我們把幾個名妓。一箇腦兒叫來。細細評判一下。豈不又宛是一番花選麼。雲飛道。這倒使得。但是等候節之。不曉得下個月內。果真能穀到滬。不能。蘧仙鰈鰈同聲道。這是不會誤的。三個人彼此酒落快腸。吸的是大號花雕。點的六道菜已經吃完。叫的十斤酒也已罄盡。雖不盡含酒意。東也講講。西也講講。更覺得興會淋漓。蘧仙鰈鰈兩個。和雲飛本是通家之好。不約而同。都要至大雄旅館。一見雲飛夫人。和未來新夫人的面。雲飛推辭不掉。一同來到大雄旅館雲飛所開的房內。祇見了雲飛正室。那瑞英却住在隔壁房中。雖然平日問英。英露爽頗有幾分男子氣息。並且和蘧仙鰈鰈兩人。在清和坊姊妹華英尙未嫁給雲飛的時候。也曾見過幾次。此刻到底。是女孩兒心理。以爲和雲飛結婚在即。反而怕羞起來。竟是閉門不納。蘧仙

鱗鱗逼着雲飛親去叩門。也是一百個不睬。不免說笑一陣。大家俱道緩日再見。雲飛揀定後日遷回戈登路公館。蘧仙想派幾個工人代爲搬運傢伙。雲飛阻止道。儘可不必。旅館裏的茶房大半都是我昔日所用。況且已雇有場車。祇要一兩個人沿途押着就是。蘧仙鱗鱗乃各帶醉而歸。雲飛又拿了一張報。見天蟾的夜戲甚好。就帶同夫人和瑞英。看了一本夜戲。不料上海的戲館。卻換了一個局面。從前還靠着到北京去聘請幾個角兒來鬪動看客。此到卻靠着佈景。做到出神入化的時候。恍惚演着大套的魔術一般。雲飛等三個人都沒有見過。倒也覺得新奇。倘若論起唱工做工。那不可說了。到了第二天。雲飛又出外去添了許多應用的器具。有了這樣。卻又忘了那樣。整整的忙了一天。第三天一早。雲飛的老人家張福和車夫阿福。與幾個茶房。把所有的箱籠行李物件。僱了三部大場車。押着到戈登路去。雲飛同夫人和瑞英。坐了一部汽車。

金媽和還有個傭婦。另外雇了兩部黃包車。自然汽車先到。蘧仙與鱧鱧在門首相迎。瑞英前天在大雄旅館閉門不見。此刻不容不把身子略灣。算是行了半個鞠躬禮。當即一同入內。先到樓上。中間是一個起坐間。左右首舖設兩個外國房間。所有銅床大櫥梳妝檯卸妝檯。雖是兩個房間。却是一式無二的器具。這都是蘧仙在昨日一天之中。代爲布置妥的。雲飛連聲道謝。就同蘧仙鱧鱧回到樓下去坐。不一時金媽和還有一個傭婦的黃包車到來。接着就是三部大場車。場車上所有的物件。一個張福。一個金媽。都還是雲飛父親在日用起的人。所以一切器具。這件知道應當擺在這裏。那件知道應當擺在那裏。自然不用雲飛煩心。都佈置得井井有條。當晚蘧仙就備了兩席酒。樓下一席。樓上二席。算是接風。又算煖房。樓下一席。雲飛蘧仙鱧鱧三個人之外。蘧仙又把廠內幾個有體面的辦事員。一同邀着。樓上二席。因爲祇有雲飛夫人和瑞英兩個。

雲飛夫人以爲太費。一定要移到樓下。索性把廠內幾個同事請來同吃。蘧仙不允。卻又自己的家眷。還沒有遷到上海。故央着鰈鰈把夫人胡月華請來。華英的生母。自從雲飛遷回安徽原籍之後。卻住在珊家園。也去接了他來。知道瑞英將和雲飛正式結婚。自然就想到華英身上。一時心上也不知是悲是喜。還有個是廠中做書記的吳尊雲夫人。總算湊成了賓主五個。這兩席酒。雖不十分熱鬧。卻也清談細酌。逸興遄飛。直到月落參橫方散。過了幾天之後。報紙上又登出一條新聞來。那用手鎗鎗殺阿娥的凶手羅震武。在醫院中大腸潰爛。竟然醫治無效而死。雲飛蘧仙鰈鰈三人。一同議論。震武造惡多端。雖然死得可慘。然比較在西砲臺鎗斃。還是這樣病死的好。誰知第二天報上。又登出一條新聞。載的是震武屍身相驗之後。發在義塚地上暫厝。這義塚地天然在荒野的地方。那四塊薄板的施棺木。天然是用釘釘着。毫不牢固的。真個羅震

武死有餘辜。不曉得是惡犬或是野獸。竟把棺木扒開。將震武的屍骨。攪了個四分五裂。腹部本已潰爛。臟腑卻被殘食過半。那看守棺木的人。祇得重把殘屍檢在一處。將那四塊棺板。再把大號鐵釘。釘合攏來完事。雲飛等幾個人見了報。不免又是感歎一番。都道天理報應。是不差累黍的。過不了幾天。已是二月初頭。雲飛、蘆仙、蝶蝶三個人。正在坐着閒談。猜度嚴節之夫婦。大約日內可到上海。却怪他的電報上太簡單了。若使把船名也打在電報上。我們可以指定的輪船局去探問。等到船傍碼頭。大家去迎接他。話還未畢。忽聽電話鈴忽然響個不住。從前雲飛住在這裏的時候。祇有一個電話。設在左首書房的後半間。自從蘆仙借設工廠以後。又在寫字檯上。添設了一個電話。此刻蘆仙接着電筒一聽。面現喜色。連連點首道。快來快來。接着又道。你是幾時到的。雲飛兄和蝶蝶兄都在這裏。你可快來快來。並且和夫人一同來。講畢。唧鈴鈴。把電話

搖斷。雲飛和蝶蝶爭問道。可是節之到了。蘧仙道。正是正是。他纔到福新旅館。馬上要來。三個人因各等着。少頃張福遞進一張名片。三人請字還沒有出口。嚴節之已跟在後面進來。三人留心細看節之的臉色。覺得他豐潤了許多。左手把頂洋帽除在手中。右手拿了一根司的克。身上穿的乃是洋服。踏進會客間後。張福早把帽子手杖接去。他纔上前和雲飛等一個個握手爲禮。並各道契闊。及至分坐已定。另有侍役送上茶來。節之先講了些在北京出險的情形。再細談菲律賓濱地方的風土人情。和自己辦學的成績。又轉問三個人的近狀。三個人也把近年來所經過的事實。細述一徧。內中蝶蝶是宦海浮沉。雖沒有脫離過差使。却因生性亢直。廉俸所入。祇穀他勉強開支。蘧仙本來儒而兼商。在杭州設了個公司。却把家產傾盡。想不到到了上海。發明了一個牙粉工廠。營業竟發達到極點。每歲所盈入。數達十餘萬金。祇有一個雲飛。家業去掉十

之六七。幸虧家鄉的灘地。已由脊壤變成膏腴。從前祇值一兩吊錢一畝的。此刻已值洋三四十元。始得恢復從前失產。尙屬綽然有餘。但是費盡心機的一個學校。無端停辦。自己數年之中。連得兩次大病。三個人比較起來。自然是雲飛很受了精神上的痛苦了。節之聽罷。對着雲飛慰藉了一番。四個人久別重逢。加着節之北京出險後。今日居然無恙歸來。天然的加一倍親熱。慢慢的又談到昔日的一班朋友身上。雲飛等三個人分班似的。你也把這個朋友的景况講幾句。他也把那個朋友的近狀講幾句。節之聽了。總覺得欣慰的少。感歎的多。末後就把羅震武等的事講了出來。又問節之見過報紙沒有。節之道。沒有見過。上海的報紙。總得一個月零幾天纔到我。還是去年臘月十四動身。震武等所幹的事。多在十一月中。等到報紙寄來。早已動了身了。此刻既然有許多贓物存在軍政府內。我倒要同賤內去認他一下。蘆仙道。剛纔電話裏頭。你

不是講和你夫人一同來麼。節之道。他一到了旅館。就趕緊坐着馬車。要探望他母親去了。我已關照馬夫。讓他母女略略談了幾句。也趕到這裏來會面。雲飛道。母女間數年闊別。恐怕還有幾點鐘的擔擱罷。節之道。那是我約定的。大約一定就來。嫂夫人可以先請出來。讓我先行參見。蘧仙蝶蝶同聲道。此刻有兩位夫人。請問節之兄。還是一同參見。還是參見向日的一位夫人。節之呆了一呆道。怎樣。雲飛兄又有了兩位夫人麼。蘧仙道。我來講給你聽罷。就把雲飛這次帶同瑞英回上海結婚的事。併專候節之到來。纔舉行婚禮。詳細述了一遍。節之稱賀道。恭喜恭喜。這是當然。兩位夫人。要一併相見的。就逼雲飛在前面領着。一同上樓。不料樓下所講的話。樓上早已探聽明白。雲飛的正室夫人。因即迎了出來。蘧仙蝶蝶是見過的。雲飛就介紹節之和自己夫人相見。既見之後。便走至右首房間。要見那位未成婚禮的新夫人。誰知又學起在大雄旅

館的故事來。竟然閉門不納。節之逼着雲飛叩門。恰好節之的夫人蘇宜春到來。雲飛夫人下樓迎接。節之等也祇得隨着下樓。雲飛和蘧仙鰈鰈三個人。都是三四年前極相熟的。連雲飛夫人在宜春到菲律賓濱的時候。也見過數次。此次宜春到來。却換了裝束。完全是個西方美人。雖然丰姿如昨。却又豐腴了許多。雲飛夫人見禮已畢。相讓上樓。瑞英這纔迴避不來。內眷相逢。自然也有一番情愫。那樓下四個人。重複坐定。節之急不能待的。就問着蘧仙鰈鰈道。此刻我們兩夫婦已到。雲飛兄的吉期。須要趕快纔是。鰈鰈道。吉期我去揀來。回身走到寫字間。闚頭內。揀了一本曆本。細細翻閱。看到十二日花朝。正是黃道大吉日。對雲飛道。我選的是花朝良辰。新貴人可贊成麼。雲飛道。日子未免急些。蘧仙道。凡百樣都舒齊着。只須備酒請客。有什麼來不及。雲飛也就應允。把平日往來一班朋友的姓名錄。托蘧仙發給兩個書記。抄寫在大紅封套的套籤。

上發柬請客。蝶蝶却因嚴節之和夫人要到軍政府去。認明從前被何步雷在旅館中劫去宜春的首飾。先備了一封信。專差立送至軍政府。第二天節之兩夫婦真個前去認贓。以爲總有自己當日的幾樣物件。誰知震武這一班人。無論把什麼物件攪到了手。就變盡方法去銷掉。不肯留作禍根。故此宜春的首飾。竟是一件都無。節之兩夫婦大失所望。帶領節之夫婦認領的那個軍警。自然也要問及。是那一起案子被劫的。又問盜首的姓名。節之照實講明。那軍警却連道很巧很巧。明天一早要槍決兩個盜犯。正是你們案內牽涉的兩個人。那盜首姓羅的早死掉了。那軍警再要講時。節之兩夫婦。心中早已雪亮。也就不再追問。空勞往返了一次。却得了個何步雷楊國裕將就死刑的消息。光陰迅速。早到了二月十二花朝的吉日良辰。范雲飛和瑞英算完了三生舊約。結爲夫婦。這一日富麗繁華。鋪張熱鬧。也不用細述。到晚上重排喜筵。蘧仙蝶蝶

幾個人發起用汽車把北里中有些名望的。一齊接了來。細細留心一看。那從前花選上的人物。竟是一個都沒有。真是風光依舊。物景全非。雲飛容易感觸。不禁暗暗慨嘆一番。不一時。西園客散。差不多祇剩了幾個通家至好。著書的也在其中。那雲飛喜孜孜的拿出一部稿子來。對着我笑道。這是我十年來每日所積的筆記。現在小說盛行。先生也是個中能手。可否將這筆記中所記的。一一描寫出來。雖不能穀振聵發聾。倒也有功於世不少哩。我接了細細的翻閱一周。中間所記。有我已知道的。也有我未經知道的。又將我自己所聞所見的。一一加上。費了兩。夫成就了一部四十九回海上銷金窟的書。書中事實具在。雖未免刻意形容。然却概無虛假。書成系之以詞曰。

光陰去去。剩豪情勝概。胸中多少。縱年年春去秋來。祇曲底言歡。尊前索笑。歇浦寒潮。聽午夜悲聲相報。道鶯儔侍月。蝶使評花。一般荒草。幾人著書立。

說儘揮毫痛哭。拍肩長嘯。回首十里春江。又物景依然。才華將老。兩鬢青青。驚驚地絲絲白了。且作此一編野史。興亡憑吊。

這一首新詞。算作了。海上銷金窟的小小結束。正是。

舉世皆爲個中客。

中華民國十一年九月出版

特約經售處



北京 北京 天津 重慶

龍文閣書莊
會文堂書莊
佩文齋書莊
自強書局
江東茂記書局
唯一書局

天津 漢口 開封 廣東 廣東 星加坡
文華書局
東璧圖書社
龍文書莊
共和書局
林記書局
中華書局

星加坡 曹萬豐
杭州 閱經堂
紹興 教育館
蘇州 文怡齋
四川 二酉山房
山東 教育圖書社

著者 校者 圖者 出版者 發行處 分售處

蘧天虛我生 海上漱石生 交通圖書館 交通圖書館 太平洋印刷公司 各省中華書局

小說會海上銷金窟

全集十册定價大洋三元

陸士諤先生著

▲最新▼

(俠)
義

七劍三奇

(小)
說

▲出版▼

本書緊接血滴子。七劍八俠開始即叙呂四娘甘鳳池等八人。遭烏龍攝去。落於寧古塔萬里外沿海。經千辛萬苦。得遇奇人三個。一在長白山巔。二在西藏。步行萬里。轉輾五年。始得收回神劍。騰空返國。奈夫妻已分僧俗。破鏡終難重圓。求奇計於訟師。擺播臺於漢口。其中如自流井之奇案。大因寺之淫僧。大破僧寺。發現地窟。重遭騙子。身入太湖等。種種熱鬧節目。奇險絕駭。較之血滴子。有過之無不及。作者陸士諤君。自謂動筆以來。最得意之作。詢不誣也。

▲全書十六萬言

▲裝訂洋裝二厚冊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現售特價七角二分